

老人与海
海明威

在弯流中的一条小船上，他，一个孤单的老人，到现在已经钓了八十四天的鱼了，可一条也没钓到。在前四十天里，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个男孩。可四十天里没能捉到一条鱼，孩子就听到父母说，老人肯定是完全地“倒了霉”，意思即，倒霉倒到顶了，于是孩子接受了父母的意见，换了一条船，结果刚上去的一个星期里就接连捉到三条好鱼。老人每天回来时还是空空如也的渔船，孩子见了也觉得很难受，每次他都上船帮老人拿钓索，有时候是鱼钩、鱼叉或绕在桅杆的帆。打着用面粉袋布做补丁的帆，在收拢后看起来就像是一面写着“永远失败”的旗子。

老人脖颈上的皱纹很深，脸上因消瘦而显得憔悴。热带海面把太阳光线反射到他的腮帮上，引起了良性皮肤癌变，留下深褐色的雀斑，雀斑从脸的两侧延伸到颈部。为了拉大鱼而用的绳索在他的双手上刻的伤疤也很深，只是这些伤疤全部都是以前的。古老的如同绝没有鱼可打的被侵蚀的沙漠中的一个地方。除了那双像海水一般蓝，透着愉快而不服输的眼睛，他身上每一个地方看上去都那么古老。

“圣的亚戈，”当他们把小船泊好爬到岸上时，孩子说话了，“我又可以和你一块儿出海了，现在我家挣得钱还有一些。”

孩子是从老人那里学会怎样捕鱼的，所以喜欢他。

“不要这样，”老人说，“你现在的船正在交好运，接着和他们待下去。”

“但是你该不会忘记，那一次你八十七天里没钓到鱼，但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每天我们逮的都是大鱼。”

“我记得，”老人说，“我也知道你离开我不是因为对我没把握。”

“让我走的是我爸爸，他是我爸爸，我只能听他的。”

“我知道，”老人说，“就应该是这样的。”

“他信心不大。”

“是的，”老人说，“不过我们的大，不是吗？”

“就是，”孩子说，“到露台饭店喝杯啤酒去，我请客，打鱼的家什呆会儿我们再一起带回去。”

“好的，”老人说，“大家都是打鱼的人。”

坐在饭店露台上的很多渔夫把同坐在那里的老人拿来开玩笑，不过老人不生气。旁边也有一些上些年纪的渔夫，难受地望着他。这种难受并没有流露出来，他们只是谈论海流，谈论怎样深深地把钓索送到海面下，谈论天气总是很好，谈论他们的见闻，谈论得很斯文。当天大有收获的渔夫都已回来了，把剖开的大马林鱼整片儿排在两块木板上，两个人各执一端抬着木板，一摆一晃地把它们送到收鱼站去。哈瓦那的市场正等着冷藏车把它们运去。如果逮到的是鲨鱼，人们会送它们去海湾另一边的鲨鱼加工厂，把它们一个个吊在复合滑车上，除肝脏，割鱼鳍，剥外皮，鱼肉则被切成可以腌制的一条条。

如果刮着东风，一股气味会从海湾那边的鲨鱼加工厂传过来；但今天很淡，因为风是往北边吹的，后来一点都没有了。

饭店露台上阳光明媚，让人心旷神怡。

“圣的亚戈，”孩子说。

“哦，”老人应着。手握着酒杯，心中想的事是多年以前的了。

“我去弄点沙丁鱼让你明天用好吗？”

“别，你去打棒球吧。我还能划船，罗合略会来替我撒网的。”

“我还是非常想去。就是不用陪你一起钓鱼，我还想帮你做些事情。”

“你已经做了，你请我喝啤酒了，”老人说，“你不是小孩子了。”

“你第一次带我上船，那时我多大？”

“五岁，那天我把一条活蹦乱跳的鱼拖到船上，它差点没把船撞碎，你也差一点把命留在 那里了。没有忘记吧？”

“我记得鱼尾巴砰砰地拍打着，把船上的座板打断了，还有棍子打鱼发出的声音。我记得你 把我往那边狠推过去，湿漉漉的钓索卷儿就搁在那儿，我感到整个儿船都在颤抖，听到你啪 啪地用棍子打鱼的声音，就好像是在砍一棵树，还记得我浑身上下充满了甜丝丝的血腥味儿 。”

“你真的是记得那回事儿，还是因为我不久前刚跟你说过？”

“从我们头一回一起出海时起，每一件事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老人用他那双日照过度但带有坚定目光的眼睛爱怜地望着他。

“如果你是我的小子，我肯定会把你带出去闯一闯，”他说，“可你是你爸爸和你妈妈的小 子，你搭的这条船又正碰上好运。”

“我把沙丁鱼弄来好吗？我还知道去什么地方弄四条鱼饵来。”

“今天我还有自个儿剩下的。我把它们腌在匣子里呢。”

“我去给你弄四条新鲜的来吧。”

“一条。”老人说。他的希望和信心一直都没有消失过。现在又如同初起微风一样的清 新 了。

“两条。”孩子说。

“就两条吧，”老人不反对了，“你不是去偷的吧？”

“我愿意去偷，”孩子说，“但是这些是买来的。”

“谢谢你了。”老人说。他没想太多，没有琢磨自己什么时候谦卑到了这样的地步。可是他 知道这时正达到了这地步，而且清楚这并不丢脸，所以对于真正的自尊心来说也丝毫 无损。

“从这海流来看，明儿天会很不错。”他说。

“你打算上哪儿？”孩子问。

“驶到远方，等风转了向才回来。我想不等天亮就走。”

“我要想办法让我的船主人也把船驶到很远的地方去，”孩子说，“这样，如果你真的 钓 到了大鱼，我们可以赶去给你帮忙。”

“驶得太远他肯定不会愿意的。”

“是啊，”孩子说，“不过有些东西他看不见可我看见，比如说有只鸟儿盘旋在空中， 我 就会叫他赶去追鳅的。”

“他眼睛有这么差吗？”

“简直和瞎子没什么两样。”

“这可奇怪了，”老人说。“他又没捕过海龟。那玩艺儿才会伤眼睛哪！”

“你在莫斯科托海岸外捕海龟可有好几个年头了，你的眼力还是挺好的嘛。”

“我是个不同一般的老头儿。”

“不过你现在的力气还够对付一条真正大的鱼吗？”

“我想还够。再说这里面还要用不少窍门哪。”

“我们把家什拿回家去吧，”孩子说。“然后我可以拿了鱼网去逮沙丁鱼。”

他们从船上拿起打鱼的家什。老人把桅杆扛上肩头，孩子拿着木箱，里面放着编得很紧 密的 褐色钓索卷儿，再带上鱼钩和带杆子的鱼叉。盛鱼饵的匣子在小船的船梢下面藏着， 那儿还 有那一根在大鱼被拖到船边时拿来收服它们的棍子，没有人会来偷老人的这些东西， 不过桅 杆和那些粗钓索还是带回家去的好，因为露水会不利于这些东西。再说，尽管老人

绝对相信 当地谁也不会来偷他的东西，但他认为，把一把鱼钩和一支鱼叉留在船上完全是不必要的诱惑。

他们从大路上一起走到老人的窝棚，从敞开的门进去。老人让绕着帆的桅杆在墙上靠着，孩子让木箱和其他家什在它的旁边搁着。桅杆的高度跟这窝棚内的单间屋子的高度差不多。窝棚用大椰子树的那种叫做“海鸟粪”的坚韧苞壳做成，里面有床一张、桌子一张、椅子一把和泥地上用木炭烧饭的一处地方。在有着结实纤维的“海鸟粪”展平了叠盖而成的褐色墙壁上，有彩色的耶稣圣心图一幅和克布莱圣母图一幅。这是他妻子遗留下来的。以前墙上有一阵子还挂着幅他妻子的着色照，但是后来被他取下来了，因为看了让自己觉得更孤单，它如今在屋角搁板上，在它上面是他的一件洗得很干净的衬衫。

“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的？”

“有锅鱼煮黄米饭。来点吗？”

“不，我回家吃去。要我给你生火吗？”

“不用，呆一会儿我自己来。也许吃冷饭就可以了。”

“我把鱼网拿去好吗？”

“当然好。”

其实哪有什么鱼网，孩子还记得他们卖掉它是什么时候。然而一套这样的谎话是他们每天都要扯的。也并没有什么鱼煮黄米饭，这一点孩子也知道。

“八十五这个数字很吉利，”老人说。“你可想看到我逮住一条去掉了下脚也还有一千多磅重的鱼吗？”

“我拿鱼网捞沙丁鱼去。你在门口坐着晒晒太阳好不好？”

“好吧。我有张昨天的报纸，还好可以看看棒球新闻。”孩子不知道昨天的报纸会不会也是乌有的。但是老人让它从床底下跑出来了。

“佩力克在杂货铺里给我的。”他解释说。

“我一弄到沙丁鱼就回来。我要把你的鱼跟我的放在一起用冰镇着，明儿一大早就可以分着用了。等我回来了，你就把棒球新闻告诉我。”

“扬基队肯定会赢的。”

“可是我怕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就是不输。”

“相信扬基队吧，好孩子。记住那无与伦比的狄马吉奥。”

“我不放心底特律老虎队，也担心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

“当心点，要不然连辛辛那提红队和芝加哥白短袜队，你都放不下心啦。”

“你好好儿看报，等我回来了讲给我听听。”

“你觉得我们该不该去买那末尾是八五的彩票？明儿就是第八十五天。”

“这样做也可以啊，”孩子说。“不过你上次创的是八十七天的纪录，这怎么说？”

“这种事儿不会发生第二次的。你看能弄到一张末尾是八五的吗？”

“我能去订一张，”

“订一张。这要两块半。谁会借给我们这笔钱呢？”

“这个不难，两块半我总还是能借到的。”

“穿得暖和点，老大爷，”孩子说。“别忘了，我们现在这是在九月里。”

“这个月份正是大鱼露面的时候，”老人说。“在五月里，谁都可以做个好渔夫的。”

“我现在去捞沙丁鱼。”孩子说。

等孩子到窝棚的时候，老人在椅子上已经睡着了，太阳已经下去了。孩子从床上捡起一条旧的军用毛毯，铺在椅背上，盖住了老人的双肩。这两个肩膀有点怪，人非常老迈了，肩膀却仍然很强健，脖子也依然很壮实，而且当老人睡觉的时候，脑袋向前耷拉着，皱纹显得也不是很突出了。他的衬衫上不知打了多少补丁，弄得和他那张帆差不多了，这些补

丁被阳光晒得褪成了深浅不同的许多颜色。老人的头非常苍老，闭上了眼睛，脸上就没有了生气。报纸摊在他膝盖上，在晚风中，由于他一条胳膊压着才没被风吹走。他脚上没有穿鞋。

孩子撇下老人又走了，等他回来时，老人还是睡得很熟。

“醒来吧，老大爷，”孩子说，一手搭在老人的膝盖上。老人睁开眼睛，他的神志一时好像正在从老远的地方往回走。随后他微笑了。

“你拿来的是什么？”他问。

“晚饭，”孩子说。“我们开始吃吧。”

“我肚子没觉得太饿。”

“得了，吃吧。你不能只打鱼，不吃饭。”

“这样我也不是没有干过，”老人说着，站起身来，拿起报纸，折好。然后他接着动手折叠毯子。

“把毯子披在身上吧，”孩子说。“只要我没死，你就决不会只打鱼，不吃饭。”

“这么说，你一定要长命百岁，多保重自己吧，”老人说。“我们吃什么？”

“黑豆饭、油炸香蕉，还有些炖菜。”

这些饭菜是孩子放在双层饭匣里拿出露台饭店来的。他口袋里刀叉和汤匙都有两副，每一副外面都包着餐巾纸。

“这是谁给你的。”

“马丁，那老板。”

“我该去向他表示感谢。”

“我已经表示过啦，”孩子说。“你就不用再去了。”

“我要给他一块从大鱼肚子上挖下来的肉，”老人说。“他这样帮助我们不是一次两次了！”

“我想是这样吧。”

“这样的话，除了鱼肚子肉，我该再送他一些东西。他可真是关心我们。”

“他这次送的还有两瓶啤酒。”

“我比较喜欢罐装的啤酒。”

“我知道。不过这是瓶装的，阿图埃牌啤酒，瓶子一会儿还该给他送回去。”

“你真周到，”老人说。“我们开始吃吧！”

“我已经问过你啦，”孩子温和地对他说。“在你准备好之前，我是不会把饭匣子打开的。”

“我已经准备好啦，”老人说。“我只需把手脸洗洗就行。”

你上哪儿洗去呀？孩子想。村里的水龙头在大路上第二条横路的转角上。刚才我该把水带到这儿让他用的，孩子想，还应该带块肥皂和一条干净毛巾来。我怎么这么粗心大意？我还该再弄件衬衫和一件夹克衫来，让他以备过冬，还要一双什么鞋子，并且再给他弄条毯子来。

“这炖菜好的呱呱叫。”老人说。

“把棒球赛给我讲讲吧。”孩子向他请求说。

“美国联赛一直都是扬基队的天下，我告诉过你啦。”老人兴致很好地说。

“他们这次输了。”孩子告诉他。

“这没什么关系，那了不起的狄马吉奥恢复他的本色了。”

“他们队里还有别的好手哪。”

“这当然。不过有了他就完全不同了。在另一个联赛里，就拿布鲁克林队和费拉德尔菲亚队来说，我相信布鲁克林队。不过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我一直记得狄科·希斯勒和他在

那老公 园里打的那些好球。”

“别的什么人谁也没有打过那样的好球。我见过的击球中，打得最远的数他。”

“你没有忘记以前他也常来露台饭店吧？我想陪他出海钓鱼，可是又不敢跟他说。所以我要 你去说，可你也不敢。”

“我记得。我们真大大地失算了。他很有可能会跟我们一起出海的。这样，我们都一辈子可 以回味这回事了。”

“我蛮想陪那了不起的狄马吉奥一块儿去钓鱼，”老人说。“人家说他也有个是打鱼的父亲。也许他过去也穷得和我们一样，应该能领会我们的心意的。”

“那了不起的西斯勒的爸爸可没过过穷日子，他爸爸在和我一样大的时候就在联赛里打球了。”

“我和你一样大的时候，就是在一条去非洲的方帆船上的一名普通水手了，我还见过狮子在 傍晚出现在海滩上。”

“我知道，你告诉过我。”

“我们要谈非洲还是谈棒球？”

“我看谈棒球吧，”孩子说。“给我说说那了不起的约翰·J·麦格劳的事情。”他把这个“J”念成了“何塔”。

“以前，他也常到露台饭店来。可是他喝酒的时候，就会很粗暴，常常出口伤人，性 子别扭。他脑子里想的全是棒球，也想着赛马。至少他的口袋里老是揣着赛马的名单，在电 话里也常常提到一些马儿的名字。”

“他是个相当不错的经理，”孩子说。“我爸爸的看法是，他相当伟大。”

“这只不过是 因为他来这儿的次数最多，”老人说。“要是都罗彻也是每年都来这儿，你 爸爸的看法中相当伟大的经理可能就是他了。”

“说真的，谁是最伟大的经理，鲁科还是迈克·冈萨雷斯？”

“我认为他们处于伯仲之间。”

“不过顶好的渔夫是你。”

“不。我知道有很多比我更好的。”

“哪里！”孩子说。“的确有很多好渔夫，还有些很了不起的。不过只有你是顶呱呱的。”

“谢谢你，你说得叫我高兴。我希望来的鱼不要是太大的一条，那样叫我没法对付，那 样 就说明我们没有说对。”

“不会有这种鱼的，只要你还是强壮的像你所说的那样。”

“我也许不像我自以为的那样强壮了，”老人说。“不过我懂得的窍门有很多。”

“你该睡觉去，这样明儿早上才会还有饱满的精神。我要把这些东西送回露台饭店。”

“那么祝你晚安，早上我负责把你叫醒。”

“你就像是我的闹钟。”孩子说。

“年纪是我的闹钟，”老人说。“为什么老头儿特别早就会醒？难道是想让白天更长些 吗？”

“我不知道，”孩子说。“我只知道少年很能睡，早上总是起不来。”

“我记在心上，”老人说。“时间一到我就会去叫醒你的。”

“我不想来叫醒我的人 是船主人，这样我似乎就不如他了。”

“我明白这一点。”

“安睡吧，老大爷。”

孩子从屋里走出去。他们刚才吃饭的时候，桌子上的灯没点上，老人把长裤脱了，摸黑

上了床。他把长裤卷起来作枕头用，里头塞着那张报纸。他用毯子裹住了身子，在铺着的其他旧报纸的弹簧垫上睡下了。

很快他就睡得很熟了，梦里见到了小时候见过的非洲，长长的金色的和白色的海滩，那种耀眼的白，还有高耸的海峡和褐色的大山。如今每天夜里他都会回到那道海岸边，都会听见隆隆的海浪拍打海岸的声音，看见土著人驾船穿浪而行。他睡着时好像又会闻到甲板上柏油和填絮散发出来的气味，还闻到早晨陆地上刮来的风带来的非洲气息。

通常当那股陆地上来的风刮进他的梦里时，他也就醒过来，把衣服穿上然后去叫醒那孩子。然而今夜陆地上刮来的风提前了一点时间就来了，他在梦中就知道时间还有点早，就继续把梦做下去，看见群岛乳白色的顶峰在海面上升起，随后梦见了加那利群岛的许多港湾和锚泊地。

他不再梦见风暴，不再梦见妇女们，不再梦见伟大的事件，不再梦见大鱼，不再梦见打架，不再梦见角力，不再梦见他的妻子。现在他只梦见一些老地方和海滩上的狮子。它们在暮色中像小猫一般嬉耍着，他喜欢它们，就像喜欢这孩子一样。不过在梦里他从没见过这孩子。他就这么醒过来，看看敞开的门外边的月亮，摊开长裤穿上。在窝棚外撒了尿，然后顺着大路走去叫醒孩子。清晨的寒气弄得他哆嗦个不停。但他知道哆嗦了一阵后会变得暖和一点，过一点时间后他就要去划船了。

孩子住的那所房子并没有锁门，他把门推开，光着脚悄悄走进去。孩子在外间的一张帆布床上正睡得很熟，老人靠着外面射进来的残月的光线可以看得他很清楚。他轻轻握住孩子的一只脚，直到给孩子弄醒了，把脸转过来望着他。老人点点头，孩子从床边椅子上拿起他的长裤，在床沿上坐着穿裤子。老人走向门外，孩子在他后面紧跟着。他还是睡眠

的样子，老人伸出胳膊搂住他的肩膀说：“对不起。”

“没事！”孩子说。“这正是男子汉该做的。”

他们顺着大路走向老人的窝棚，一路上，不时传来黑暗中有些光着脚的男人在走动的声音，他们扛着船上的桅杆。

他们走进老人的窝棚，孩子把装在篮子里的钓索卷儿，还有鱼叉和鱼钩都拿了起来，老人把绕着帆的桅杆放在肩上扛着。

“来点咖啡吗？”孩子问。

“我们先把家什拿到床上去，然后喝一点吧。”

他们在一家专为渔夫供应早餐一大早就营业的小吃馆里，喝着盛在炼乳听里的咖啡。

“昨天晚上睡得怎样，老大爷？”孩子问。现在他完全醒了，尽管要他完全摆脱睡魔还不是很容易。

“睡得还不错，麻诺林，”老人说。“我今天觉得把握很大。”

“我也是，”孩子说。“现在我该去把沙丁鱼拿来给我们用，还有给你的新鲜鱼饵。那条船上的家什全都是他自己拿的。他从没有要别人帮他拿东西。”

“我们可不一样，”老人说。“你还只有五岁时我就叫你帮我拿东西了。”

“我记得，”孩子说。“我很快就回来，再喝杯咖啡吧，我们在这儿可以赊欠。”

他走了，光着脚在铺着珊瑚石的过道上向保存鱼饵的冷藏库走去。

老人慢慢悠悠喝着咖啡。这是他今天一天进的唯一饮食，他知道应该喝了它。好久以来，吃饭使他厌烦不已，因此他一直都不带吃食。他在小船的船头上放着一瓶水，这个就够他一整天用的了。

孩子带着沙丁鱼和两份用报纸包着的鱼饵回来了，他们从小路上走向小船，感到脚下的沙地里有鹅卵石嵌在下面，他们抬起小船，让它溜进水里。

“祝你好运，老大爷。”

“祝你好运。”老人说。他把桨上的绳圈套在桨座的钉子上，身子往前冲，抵消桨片在水中 所遇到的阻力，动手在黑暗中把船划出港去。其他那些海滩上也有出海的船只在那儿，老人听到他们的桨落水和划动发出的声音，尽管此刻月亮已经转到了山背后，他并看不清他们。

偶尔哪条船上还传来人说话的声音。但是除了桨声外，大多数船都显得很寂静。它们一出港口就分散开来，一条条驶向认为可以找到鱼的那片海面。老人知道自己要一直往远方驶去，所以把陆地的气息抛在后方，把船划进清晨海洋的清新气息中。他划过大海的某一片 特别水域，看见果囊马尾藻闪出的鳞光，渔夫们把这片水域叫“大井”，因为那儿大海突然 达到七百英尺的水深，冲击在海底深渊峭壁上的海流，激起了很多旋涡，多种鱼儿都在那 儿聚集。那儿集中着海虾和可以用作鱼饵的小鱼，在那些深不见底的水底洞穴里，有时还有 成群的柔鱼，夜里它们会浮到紧靠海面的地方，就成了在那儿转悠的所有鱼类的食物。

老人在黑暗中感觉到慢慢来临的早晨，他划着划着，听见飞鱼出水时的颤抖声，还有它们在 黑暗中凌空飞翔时笔直的翅膀所发出的咝咝声。他十分欣赏飞鱼，把它们当作他在海洋上的 主要朋友。他为鸟儿感到难过，尤其是那些柔弱的黑色小燕鸥，它们一直不停地在 飞翔，寻找食物，但几乎找不到任何东西。于是他想到，鸟儿的生活比我们过得还要艰难，那些猛禽和 强有力的大鸟除外。海洋是那么的残暴，为什么像海燕那样的鸟儿却生来就如此柔弱和 纤巧？海洋是仁慈并非常美丽的。可是她能变得这样残暴，来得又是这样突然，而 这些从空中落下觅食时会发出细微哀鸣声的飞翔的鸟儿，却生来就柔弱的不适宜生活在海上。

每次他想到或说起海洋，老是把她们叫 Iamar，这是人们对海洋抱着好感时对她的西班牙语称呼 。有时候，对海洋抱着好感的人们也会说她的坏话，不过不论说好说坏总是拿她当女性看待 的。有些年纪比较轻的渔夫，用浮标当钓索上的浮子，并且因为有鲨鱼肝可以卖好多钱而置 备了汽艇，都管海洋叫 elmar，这是表示男性的说法。他们提起她时，她是被当做一个竞争 者或是一个去处，甚至是一个敌人。可是这老人一直都是把海洋看作女性的，她给人或者不 愿 给人相当大的恩惠，如果她干出的事儿有点任性或者说有点缺德，那是因为她身不由己。月 亮对她起了很大的影响，就像对一个女人那样，他想。

他不紧不慢地划着，对他来说这并不吃力，因为他一直让船保持在自己的最高速度之内，而且除了偶尔有打个旋儿的水流以外，海面是安静的。他正让海流把他三分之一的活儿帮着 做了，这时天渐渐亮了，他发现自己已经划到的地方比预期此刻能达到的要远一些了。

我在这海底的深渊上转悠了一个星期，可是毫无所获，他想。今天，我要找到那些鲑鱼和长 鳍金枪鱼群在什么地方，说不定跟它们在一起的还有些大鱼呢。

不等天色完全明亮，他就一个个的把鱼饵放出去了，让船随着海流漂去。有个鱼饵下沉到四 十英寸的深处。第二个达到七十五英寸深，第三个和第四个分别在蓝色海水中一百英寸和一百二十五英寸的深处。每个由新鲜沙丁鱼做的鱼饵的头都是朝下的，钓钩的钩身从小鱼的身 子穿过去，扎好，缝牢，钓钩的所有突出部分，弯钩和尖端，都在鱼肉里包着。每条沙丁 鱼都用钓钩穿过双眼，这样鱼的身子就在突出的钢钩上构成了半个环形。一条大鱼不管接触 到钓钩的哪一部分，都能感觉到喷香的美味。

孩子给了他两条新鲜的小金枪鱼，也可以叫做长鳍金枪鱼，它们正像铅垂一样挂在那两根最 深的钓索上，在另外两根上，他挂上的是一条蓝色大鱼和一条黄色金枪鱼，它们已被用过了， 但还没有破损，而且还有出色的沙丁鱼在旁边给它们添上香味和吸引力。每根钓索粗得都 跟一支大铅笔一样，一端缠在一根青皮钓竿上，这样，鱼只要在鱼饵上一拉或一碰，钓竿就 会往下落，而每根钓索都还带着两个四十英寸长的卷儿，它们可以和其他备用的卷儿牢系在 一起，这样，如果有必要的话，一条鱼可以拉出三百多英寸长的钓索。

这时老人的眼睛紧盯着那三根挑出在小船一边的钓竿，看看它们的动静，一边不紧不慢地划着，使钓索保持上下垂直，停留在水下适当的深处。天非常亮了，太阳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升起来。

淡淡的太阳从海平面上升起，老人看见其他的船只，低低地挨着水面，离海岸很近，和海流的方向垂直地展开着。跟着太阳更加明亮了，阳光射在水面上让人眼花，不久太阳从地平线上完全升起，平坦的海面把阳光反射到他眼睛里，让眼睛有剧烈的刺痛感觉，因此他不看太阳，只是自己划着。他俯视水中，注视着那几根一直下垂到黑幽幽的海水深处的钓索。他把钓索垂直得谁都比不上，这样，黑幽幽的湾流深处的几个不同的深度，都会有一个鱼饵刚好在他希望它在的地方等待着在那儿游动的鱼来吃。别的渔夫让钓索随着海流自由地飘动，有时候钓索只是呆在六十英寸的地方，他们却自以为在一百英寸的深处呢。

不过，他想，我总是准确地把它们放在应该在的地方的，问题只在于我那不好的运气。可是谁能保证呢？说不定今天运气就转过来了。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走运当然是好，不过我宁可做到丝毫不爽。这样，来运气的时候，你就不会没有准备了。

两小时过去了，太阳相应地升得更高了，他往东看的时候不再感到那么刺眼了。眼前看得见的只有三条船，它们显得极其低矮，在近岸很远的海面上。

我这一辈子，眼睛总是被初升的太阳给刺痛，他想。然而眼睛还是没有变坏。傍晚时分，我还是可以直望着太阳，不会感觉眼前发黑。阳光的力量在傍晚也要强一些，不过就是在早上它让人眼睛感到很痛。

就在这时，他看见一只翅膀长长的黑色军舰鸟盘旋飞翔在他前方的天空中。它倏地斜着后掠的双翅俯冲，然后又盘旋起来。

“什么东西被它给逮住啦，”老人说出声来。“它不光是找找罢了。”

他慢慢划着，直朝鸟儿盘旋的地方划去。他并不急急忙忙，让那些钓索保持着上下笔直的态势。不过他还是挨近了一点海流，这样，他捕鱼的方式还是正确的，尽管他的速度要比他不打算利用鸟儿来指路时要快一些。

军舰鸟在空中飞得高了一些，又盘旋起来，双翅一动不动。然后它又突然俯冲下来，老人看见飞鱼从海里跃出，在海面上飞速地掠去。

“鳅，”老人说出声来“大鳅”。

他从桨架上取下双桨，从船头下面拿出一根细细的钓丝。钓丝上系着一段铁丝导线和一只中号钓钩，他在上面挂了一条沙丁鱼。他把钓丝从船舷放下水去，将上端牢固地系在船梢一只拳头螺栓上。然后他在另一根钓丝上也安上了鱼饵，把它盘绕着搁在船头的阴影里。他又划起船来，眼睛注视着那只此刻正低低地飞掠在水面上的长翅膀黑鸟。

他看着看着，那鸟儿又一次俯冲，在俯冲之前，它把翅膀朝后掠，然后猛地展开，追踪着飞鱼，可是没有收到好的结果。老人看见那些大鳅在那脱逃的鱼后面紧紧地跟着，把海面弄得微微隆起。鳅在飞掠的鱼下面破水而行，只等飞鱼一掉下，就迅速地把它围住。这群鳅真不小啊，他想。它们分布的范围太大，飞鱼脱逃的机会就很小了。那只鸟可没有得手的机会了，飞鱼对它来说个头太大了，而且又飞得太快。

他看着飞鱼不停地一次又一次地从海里冒出来，看着那只鸟儿毫无收获的行动。那群鱼就从我的身边逃走啦，他想。它们游得太快，逃得太远啦。不过我也许还能逮住一条掉队的，也许我一直盼望着的大鱼就在它们周围转悠着，我的大鱼总会在某处地方呆着的啊。

陆地上空的云块这时耸立着如同山岗一样，海岸变成了一条绿色的长线，背后的小山是灰青色的。海水此刻呈深蓝色，深蓝的都有点发紫了。他仔细俯视着海水，只看见深蓝色的水中不时穿梭地闪出点点红色的浮游生物，阳光这时在水中变幻出异丽的光彩。他转而

注视着那几根钓索，看见它们一直朝下没入水中看不见的地方，他很高兴看到这么多浮游生物，因为这说明这块地方肯定有鱼。太阳现在升得更高了，阳光在水中变幻出的异丽的光彩，说明天气晴好，陆地上空的云块的形状也能证明这一点。可是那只鸟儿这时几乎毫无踪影了，水面上其它什么东西都没有，除了几摊被太阳晒得发白的黄色马尾藻和一只紧靠着船舷浮动的僧帽水母，它那胶质的浮囊是紫色的，具有一定的外形，闪现出彩虹一样的颜色。它倒向一边，然后又把身子竖直。它像一个大气泡一样兴高采烈地浮动着，那些厉害的紫色长触须在身后拖在水里，长达一码。

“Aguamala，”老人说。“你这婊子养的。”他从坐着荡桨的地方低头朝水中望去，看见一些有着和那些在水里拖着触须一样的颜色的小鱼，它们在触须和触须之间，在浮囊浮动时所投下的一小摊阴影中来回地游着。它们的毒素对它们不会有什么不良反应。可是人就不一样了，当老人把一条鱼拉回船里来时，有些触须会在钓丝上缠着，紫色的黏液附在上面，他的胳膊和手碰到就会使上面出现伤痕和疮肿，就像被毒漆树或栎叶毒漆树感染时差不多。但是这水母的毒素发作得更加迅速，痛的时候感觉就像被鞭子抽打了一样。

这些闪着彩虹一样颜色的大气泡看上去很美。然而它们正是海洋生物中最欺诈成性的一种，所以老人乐意看到它们被大海龟吃掉。海龟发现了它们，就从正面向它们进逼，接着把眼睛闭上，这样，从头到尾完全被龟背所包围着，它们连同触须会完全被吃掉。老人喜欢观看海龟把它们吃掉的过程，喜欢在风暴过后的海滩上同它们相遇，喜欢听到自己用长着老茧的硬脚掌踩在上面时它们啪地爆裂的声音。

他喜欢绿色的海龟和玳瑁，它们有优美的形态，游得很快，价钱也不低，他还对那又大又笨的大海龟抱着没有恶意的轻蔑，它们有黄色的甲壳和奇怪的做爱方式，高高兴兴地吞食僧帽水母时还把眼睛给闭上。

他对海龟并没有什么神秘的看法，因为他曾有很多年乘小船去捕海龟。他替所有的海龟伤心，甚至包括那些跟小船一样长、有一吨多重的大梭龟。人们大都对海龟很残忍，因为一只海龟给剖开、杀死之后，它的的心脏还要跳动好几个小时。然而老人想，我的那颗心脏也是那样的，我的手脚也跟它们的一样。他吃白色的海龟蛋，那样自己的身子才会长力气。他五月份整整一个月都在吃，使自己到九、十月份还能有强壮的身子骨，有足够力气去逮地道的人鱼。

他每天还要喝一杯从其他很多渔夫存放家什的棚屋中一只大圆桶里舀来的鲨鱼肝油。这桶就放在那儿，想喝的渔夫都可以去舀来喝，大多数渔夫厌恶这种油的味道。但是其实这也比摸黑早起难受不了多少，而且它可以有效地防治一切伤风流感，对眼睛也有帮助。

老人又抬眼往天上看去，看见那只鸟儿又在盘旋了。

“它找到鱼啦，”他说出声来，这时并没有一条飞鱼冲出海面，也没有小鱼乱哄哄四处逃窜。然而老人望着望着，突然就见一条小金枪一跃到空中，一个转身，头朝下又回到水里。这条金枪鱼在阳光中闪出银白色的光，等它回到了水里，又有些金枪鱼一条条的跃出水面，它们是朝四面八方跳的，搅得海水好像翻腾了起来，跳得很远是为了更好地捕食小鱼。它们正绕着小鱼转，驱赶着小鱼。

如果不是因为它们游得这么快，我就可以赶到它们中间去了，老人想，他注视着这群鱼把水搅得泛出白色的水沫，还注视着那鸟儿在同一个时候俯冲下来，扎进惊慌失措下被迫浮上海面的小鱼群中。

“这只鸟真是帮了个大忙。”老人说。就在这当儿，船梢的那根细钓丝在他脚下紧绷起来了，原来他在脚上绕了一圈，于是他把双桨放下，双手紧紧抓住细钓丝，动手往回拉，感到那小金枪鱼也在颤颤巍巍地跟他对拉着，份量还太轻。他越往回拉，钓丝就颤抖得越厉害，他看见水里蓝色的鱼背和金色的两侧，然后把钓丝呼的一甩那条鱼就越过船舷，掉在船中。鱼躺在船梢的阳光里，结实的身子，子弹一样的外形，一双痴呆的大眼睛直瞪着，

一向有着干净利落动作的尾巴正敏捷、发抖地拍打着船板，砰砰有声，但是力气却逐渐耗尽了。老人出于好意，把它的头猛击了一下，一脚把它那还在抖动的身子踢到了船梢背阴的地方。

“长鳍金枪鱼，”他说出声来。“拿来钓大鱼倒是挺不错的，它有十磅重。”

他忘记了他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在自个儿待着的时候自言自语的了。以前他独自待着时曾唱歌来着，有时候在夜里唱，那是在小渔船或捕海龟的小艇上值班掌舵时的事。他大概是在那孩子从他身边离开、他独自一个人待着时开始自言自语的，不过他已想不起来了。他跟孩子一块儿捕鱼时，他们一般只在非得要说话时才说话。他们在夜里说话，或者碰到坏天气，被暴风雨困在海上的时候。在海上没有必要就不要说话，被认为是种好习惯，老人一向赞成这种习惯，一直遵守它。可是这会儿他把心里想说的话说出声来不止一次了，因为他不用担心他说话会打扰旁边的人。

“要是别人听到我在自言自语，一定会以为我是个疯子，”他说出声来。“不过既然我没有发疯，我就不管，还是要接着说。有钱人在船上有收音机对他们讲话，还告诉他们棒球赛的消息。”现在可不是去想棒球赛的时候，他想。现在只应该想一件事，就是我天生该做的那件事。那个鱼群周围很可能有一条大的，他想。我逮住的只是正在吃小鱼的金枪鱼群中失散的一条。可是它们正朝远方游去，游得速度很快。今天只要是在海面上露面的都游得很快，方向还都是东北。难道今天的这个时辰该如此吗？要不，这个天气征兆是我不懂的那种？

眼下他已没法看见海岸的那一道绿色了，能看见的只有那些青山好像积着白雪一样的山峰，以及山峰上空像是高耸的雪山般的云块。海水颜色很深很深，阳光在海水中幻成彩虹七色。那数不清的斑斑点点的浮游生物，此刻由于太阳正呆在头顶上空，都没法看见了，眼下老人看得见的只有那蓝色海水深处幻成的巨大的七色光带，以及他那几根笔直垂在有一英里深的水中的钓索。

渔夫们管所有这种鱼都叫金枪鱼，只有等卖它们的时候，或者拿来换鱼饵时，才分别叫它们各自的专用名字。这时它们又下潜到海水深处去了。阳光此刻很热，老人脖颈上有热辣辣的感觉，划着划着，觉得汗水正从背上一滴一滴往下淌。

我完全可以随波逐流，他想，只管睡去，预先把钓索在脚趾上绕上一圈，有动静时可以保证能弄醒我。不过今天是第八十五天，一整天我都应该好好钓鱼。

就在这时，他开始注意钓索，看见其中有一根挑出在水面上的绿色钓竿突然猛地往水中一沉。

“来啦！”他说。“来啦！”说着的同时他把双桨稳稳地从桨架上取了下来，没有让船颠簸一下。他伸手去拉钓索，把它轻轻地夹在右手大拇指和食指之间。他没有觉得钓索很抽紧，也没什么份量，就轻松地握着。跟着它又动了一下，他又试探性的拉了一下，拉得既不紧又不重，然后他就完全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在一百英寸的深处有条大马林鱼正在吃包在钓钩尖端和钩身的沙丁鱼，这个手工制的钓钩穿过了一条小金枪鱼的头部。

老人轻轻地很有技巧地攥着钓索，用左手把它从竿子上轻轻地解下来。他现在可以让它在他手指之间滑动地穿过，让鱼感到没有一丁点儿牵引力。

这个地方离岸这么远，它长到本月份，一定有大大的个头，他想。吃鱼饵吧，鱼啊。吃吧，请你吃吧。这些鱼饵多么的新鲜，而你啊，在这六百英尺的深处呆着，在这黑幽幽的冰冷的海水里。在黑暗里再绕个弯子，拐回来吃了它们吧。

他感到那边微弱而轻巧地拉了一下，跟着较猛烈地拉了一下，这时准是因为那条沙丁鱼的头很难从钓钩上扯下来。然后就没有动静了。

“来吧，”老人说出声来。“再绕个弯子吧，闻闻这些鱼饵，它们还不够鲜美吗？趁它们还新鲜的时候吃了，回头还有那条金枪鱼。又结实，又凉快，又鲜美。别不好意思，鱼儿，

把它们吃了吧。”

他把钓索夹在大拇指和食指之间等待着。同时盯着它和其他的几根钓索，因为这鱼可能已游到了高一点的地方或低一点的地方。不久那边又是那么轻巧地拉了一下。

“它会咬饵的，”老人说出声来。“求天主让它咬饵吧。”然而它没有咬饵，它游走了，老人一点动静都没有感觉到。

“它不可能游走的，”他说。“谁都知道它是不可能游走的，它一定是在绕弯子呐。也许它以前上过钩，脑子里还有些记忆。”

不久他感到钓索轻轻地动了一下，他马上快乐起来了。

“它刚才不过是转个身儿，”他说。“它一定会咬饵的。”

感到这轻微的一拉以后，他很高兴，接着他又感到了比较猛烈一拉的感觉，份量很重，叫人不敢相信。这是鱼本身重量的份量，他就松手让钓索朝下溜，一直朝下，朝下溜，从那两卷备用钓索的一卷上放出钓索。它从老人的指间往下轻轻地滑去的时候，他依旧感到一股很大的份量，尽管他的大拇指和食指在钓索上施加的压力小的简直没法被觉察。

“这条鱼多棒啊，”他说。“它正用嘴斜叼着鱼饵，带着它在游走呐。”

它就会掉过头来吞鱼饵的，他想。这句话他没有说出声来，因为他认为，一桩好事如果说破了，也许就可能不会发生了。他知道这条鱼有多大，他想像的到它嘴里横衔着金枪鱼，在黑暗中游走的样子。这时他觉得它停止不动了，可是份量还是那样。跟着份量越来越重了，他就再放出一点钓索。他突然加强了大拇指和食指上的压力，于是钓索上的压力也相应增加了，一直传到水中深处。

“它咬饵啦，”他说。“现在我来让它吃一顿美餐。”

他让钓索从指中间朝下溜，同时用左手把两卷备用钓索的一端紧系在旁边那根钓索的两卷备用钓索上。他现在已经做好工作了，眼下除了已经在用的那钓索卷儿，还有三个四十英寸长的卷儿可供备用。

“多吃一点吧，”他说。“好好地吃吧。”

吞下它吧，这样钓钩的尖端就可以扎进你的心脏，把你弄死。他想，轻松地愉快地浮到水面上来吧，让我把鱼叉刺进你的身子。得了，你作好准备没有？你这餐用的时间够长了吗？

“着啊！”他说出声来，双手猛的用劲拉钓索，收进了一码，然后连续猛拉，胳膊上的劲全都使出来了，拿身子的重量作为支撑，双臂不停地挥动，轮换地把钓索往回拉。

没有一点用，那鱼只是自顾自慢慢地游开去，老人一英寸都没法把它拉上来。他这钓索结实的很，是专门用来钓大鱼的，他把它套在背上猛拉，被绷得太紧的钓索上面竟有水珠蹦出来。

随后它在水里发出一阵拖长的滋滋声，但他仍然攥着它，在座板上把自己的身子死死撑住，仰着上半身以抵消鱼的拉力。船儿也就慢慢地驶向了西北方。

大鱼一刻不停地游着，鱼和船慢慢地一同行进在平静无波的海面上。水里还有其它几个鱼饵，动静全无，用不着去理会。

“要是那孩子在这儿就好了，”老人说出声来，“我正让一条鱼拖着走，成了一根系绳的短柱啦。我可以把钓索系在船舷上，不过这样做那条鱼轻易地就能扯断它。我得拼命牵住它，必要的时候给它放出钓索。谢天谢地，它还在朝前游，没有往下沉。”

如果它一定要往下沉，我该做什么？我不知道。如果它潜入海底，又在那儿死了，我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可是有些东西是我一定要做的，我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呢。

他攥住了勒在背脊上的钓索，紧盯着它直往水中斜去，小船呢，仍然在朝西北方驶去。

这样它非得送了小命不可，老人想。它这样下去维持不了多久。然而四个小时过去了，

那鱼照样拖着这条小船，向大海游去，老人呢，依然紧紧攥着勒在背脊上的钓索。“我钓上它的时候还是中午，”他说。“可我还没见过它。”

他在钓上这鱼以前，把草帽拉下，在脑瓜上紧扣着，这时勒得他的脑门好痛。他还觉得口渴，就双膝跪下，小心不使钓索有什么移动，尽量朝船头爬去，伸手去取水瓶。他打开瓶盖，喝了一点儿，然后靠在船头上休息。他坐在从桅座上拔下的绕着帆的桅杆上，努力做到什么都不想，只有熬下去这一个念头。

当他有一次看看身后的时候，发现陆地已消失的无影无踪了。这不要紧，他想，我总能靠着哈瓦那的灯火回港的。离太阳下山的时间还有两个小时，也许不用等到那个时候鱼就会往上浮了。要是那时它还没有上来，也许会随着月出浮上来的。如果它也不这样干，也许会随着日出浮上来。我手脚没有抽筋，现在依然身强力壮。被钓的是它的嘴，不过有这么大的拉力，这条鱼该有多大啊。它的嘴肯定是死死地咬住了钢丝钓钩，但愿能看它一眼，但愿能知道我这对手长的什么样儿，哪怕只看一眼也好。

老人通过对天上星斗的观察，知道那鱼整整一夜都保持着它的路线和方向。太阳下去后，天气变凉了，老人的背脊、胳膊和衰老的腿上的汗水都蒸发了，让他觉得冷。白天里，他曾把盖在鱼饵匣上的麻袋取下，摊在阳光里晒干。太阳下去后，他把麻袋系在脖子上，把它披在背上，他还小心翼翼地把它塞进现在正挂在肩上的钓索和皮肉之间。有麻袋垫着钓索，他就可以弯腰向船头靠去，这样对他现在来说简直舒服极了。这姿势其实只能说是多少叫人能好受一些，可是在他自己看来简直可说很舒服了。

我没办法对付它，它也拿我一点没办法，他想。如果它一直这样干下去，双方都拿对方没办法。

他站起来过一次，隔着船舷撒尿，然后抬眼望着星斗，核对他的航向。钓索从他肩上一直钻进水里，看起来就像是一道鳞光一样。鱼和船此刻放慢了速度，哈瓦那的灯火也不再辉煌，他终于知道，海流肯定把他们带向东方。如果我现在没法看见哈瓦那炫目的灯光，我们一定是到了更东的地方，他想。因为，如果这鱼的路线一直保持不变的话，在好几个小时里我是肯定能看得见灯光的。不知今天的棒球大联赛是个什么结果，他想，干这行当应该有台收音机才美哪。接着他想，别老是惦记着这些东西，想想你现在在干的事情吧，你哪能干蠢事啊。

然后他说出声来：“要是那孩子在就好了，可以在旁边帮忙，让他见识见识这样的情景。”

上了年纪的不应该这样独自待着，他想。不过这也是无法避免的了。为了维持体力，我应该要趁金枪鱼还没坏时就把它吃了。别忘了，哪怕你不想吃很多，也必须在早上就把它给吃了。记住了，他对自己说。

夜里，有两条海豚游到小船边来，他听见并知道它们在翻腾和喷水。他能听得出来那雄的发出喷水声的喧闹和那雌的发出喷水声的喘息般。

“它们都不赖，”他说。“它们嬉戏耍闹，互相之间相亲相爱。它们是我们的兄弟，就像飞鱼一样。”

跟着他可怜起这条吃了他鱼饵上钓的大鱼来了。它很棒，很奇特，而且谁也不知道它有多大的年龄，他想。我从没钓到过这样有力气的鱼，也没见过行动这样奇特的鱼。可能是它太机灵了，知道不应该跳出水来。它其实可以跳出水来，或者来个猛冲，就可以搞垮我。不过，也许它曾多次上钩过，所以知道搏斗的方式和办法。它怎么可能知道它的对手其实只有一个人，而且年纪还很大。不过话说回来它是条多大的鱼啊，如果鱼肉还不错的话，能在市场上卖多大的一笔钱啊，从它咬饵的架势来看它像条雄鱼，拉起钓索来也像雄鱼，搏斗的时候丝毫也不惊慌。不知道它的下一步打算是什么，还是就跟我一样地不顾死活？

他想起那一次钓到了一对大马林鱼中的一条。雄的马林鱼总是让雌的先吃，因此正是

雌鱼上了钩，它发了狂，绝望地惊慌地挣扎着，很快就没有了力气，那条雄鱼始终没有离开它，在钓索下窜来窜去，陪着它在水面上一起打转。这雄鱼离钓索太近，老人非常担心它会用它的尾巴把钓索割断，这尾巴像大镰刀一样的锋利，大小和形状都和大镰刀十分相像。老人用鱼钩把雌鱼钩上来，拿棍子揍它，握住了轻剑般有如沙纸一样边缘的长嘴，连连朝它头顶打去，把它打得颜色变成和镜子背面的红色一样，然后在孩子的协助下，把它拖上船去，那时候，雄鱼一直没有离开船舷边。随后，在老人忙着解下钓索、拿起鱼叉的时候，雄鱼在船边高高地跳离水面，它想看看雌鱼在什么地方，然后掉下去，钻进深水里，它那淡紫色的翅膀，其实是它的胸鳍，张得大大的，于是露出了它身上所有的淡紫色的宽条纹。它是那么的美，老人想起，而它始终没有离开那儿。

它们这情景是我看到的最难过的了，老人想。孩子也很伤心，因此我们请这条雌鱼原谅我们，马上把它宰了。

“要是孩子在这儿就好了，”他说出声来，把身子安靠在船头的木板上，那边缘已经被磨得很圆滑了，通过勒在肩上的钓索，来自这条大鱼的力量明显传到他身上，它正朝着它所选择的方向稳稳地游去。

因为我真的欺骗了它，它不得不这样选择了，老人想。

它选择的是在黑暗的深水里呆着，远远地躲避着圈套、罗网和阴谋。我的选择是到没有人到过的地方找它，到世界上谁也没有去过的地方。现在我和它已经紧紧地拴在一起了，从中午到现在一直都是这样，而且我和它都不会找到帮手。

也许我不该做渔夫，他想，可是这行当是我天生该做的。我绝对不能忘了，天亮后就吃那条金枪鱼。

离天亮还有点时间时，有什么东西咬住了他背后的一个鱼饵。他听见钓竿折断时那啪的一声，于是那根钓索越过船舷一直往外溜去。在黑暗中拔出鞘里的刀子，用左肩承担着大鱼所有的拉力，身子朝后靠，就着木头的船舷，割断了那根钓索。然后把离他最近的另一根钓索也割断了，在漆黑的夜里把这两个没有放出去的钓索卷儿的断头系在一起。他熟练地干这些活时只用一只手，在打结时，他加上一只脚踩住了钓索卷儿，免得它移动。现在备用的钓索就有六卷了。他刚才割断的那两根有鱼饵的钓索各有两卷备用钓索，加上被大鱼咬住鱼饵的那根上的两卷，它们全都接在一起了。

等天亮了，他想，我要想办法回到那根鱼饵在水下四十英寸深的钓索边，也割断它，都拿来连结在那些备用钓索卷儿上。我将放弃两百英寸长伏良的卡塔卢尼亚钓索，还有钓钩和导线。这些都可以再置备的。万一虽然钓上了别的鱼，却搞丢了这条大鱼，那再往哪儿去找呢？我不知道现在咬住鱼饵的到底是什么鱼。也许是条大马林鱼，或者剑鱼，或者鲨鱼。我没有一点时间去想，我不得不抓紧时间把它摆脱掉。

他说出声来：“真希望那孩子在。”

但那孩子并不在这里，他想。这里只有你自己一个人，你还是想办法回到最末的那根钓索边，不管天黑还是天亮，把它割断了，再把它的两卷备用钓索也系上。

他按计划做了。在黑暗中干很不容易，有一回，那条大鱼突然掀动了一下，把他拖倒在船板上，脸朝下，眼睛下划破了一道口子。他的脸颊上就淌下了鲜血。但在流到下巴上之前就凝固了，干掉了，随即他挪动身子回到船头，靠在木船舷上休息。他拉好麻袋，小心地把钓索在肩上换了一个地方，用肩膀把它固定住，握紧了，然后小心地试了试那鱼拉拽的份量，接着伸手到水里测了测小船航行的速度。

不知道这鱼刚才突然摇晃了一下是什么缘故，他想。也许可能是因为钓索在它高高隆起的背脊上滑动了一下，它的背脊感觉的痛当然比不上我的。然而不管它多么强壮有力气，总不能永远拖着这条小船跑吧。眼下我已经把所有可能会惹出乱子来的东西都除掉了，而且备用的钓索还有很多，既然这样我还能再奢望其它什么要求呢。

“鱼啊，”他轻轻地说出声来，“我跟你奉陪到底。”在我看来，它肯定也是要跟我奉陪到死的，老人想，他等待着天明。此刻正是破晓前的那一段时间，天气很冷，他把身子紧贴着木船舷来让身子觉得暖和一些。它能熬多长时间，我也能熬多长时间，他想。天有些微微亮，钓索伸展着，朝下通到水中。小船移动得很平稳，初升的太阳一露边儿，阳光就射到了老人的右肩上。

“它是在朝北走啊，”老人说。海流会把我们送到遥远的东方去的，他想。但愿海流能让它跟着拐弯。这样就说明它越来越没有力气了。

等太阳升得高了一点，老人发现这鱼并没有越来越疲乏。有利的征兆只有一个，钓索的斜度变化说明它游动的位置离海面比较近。这不一定表示它会跃出水来，但它有可能会这样。

“天主啊，叫它跳跃吧，”老人说。“我的钓索长度是够的，对付它足够用了。”

可能如果我把钓索拉得稍稍紧一点儿，让它有痛的感觉，它就会跳跃了，他想，既然白天已经到了，就让它跳跃吧，这样它那沿着背脊的液囊就会被空气充满，那它死的时候就无法沉到海底去了。

他动手拉紧钓索，可是从他钓上这条鱼到现在，钓索已经绷紧的都快要迸断了，他向后仰着身子来拉，觉得它硬邦邦的，就知道拉得更紧是不可能的了。我绝对不能猛地一拉，他想。每猛拉一次，会把钓钩划出的口子弄得宽了一些，等它当真跳跃起来，钓钩也许会被它甩掉。反正太阳已经上来了，我觉得好受了一些，现在我用不着再盯着太阳看了。

有一些黄色的海藻粘在钓索上，老人知道这只会给鱼增加一些阻力，所以很高兴。正是这种黄色的果囊马尾藻在夜里发出很强的鳞光。

“鱼啊，”他说，“我爱你，也很尊敬你。不过今天不管怎样我都要杀死你。”

希望是这样，他想。北方有一只小鸟朝小船飞来，那是只鸣禽，在水面上很低很低地飞着。老人看出它相当的累了。

鸟儿飞到船梢上，它需要在那儿缓一口气。接着它绕着老人的头飞了一圈，又落在那根钓索上，在那儿它觉得更舒服一点。“你几岁了？”老人问鸟儿。“你这是头一次出远门吗？”

他对鸟儿说话的时候，鸟儿也望着他。它太累了，竟没有细看这钓索，就用小巧的双脚紧抓住了钓索，在上面摇啊晃的。“这钓索很稳当，”老人对它说。“太稳当啦。夜里没什么大风啊，你怎么会累成这样啊，鸟儿都怎么啦？”

可能是因为老鹰，他想，追捕它们追到了海上。不过他没跟这鸟儿说这些话，怎么样它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而且很快它就会尝到老鹰的厉害。

“好好儿歇歇吧，小鸟，”他说。“然后继续前进，碰碰运气，像所有的人或者鸟或者鱼那样。”

他说话是用来给自己来鼓劲，因为在夜里他的背脊变得僵直，眼下正相当痛呢。

“鸟儿，高兴的话就在我家住下吧，”他说。“但对不起，我还不能趁现在刮起小风的时候，扯起帆来把你带回去，但我总算有个朋友在一起了。”

就在这当儿，那鱼突然猛地一歪，把老人拖倒在船头上，要不是他撑住了身子，放出了一段钓索，他早被拖到海里去了。钓索猛地一抽时，鸟儿飞走了，飞走的时候老人竟没有看到。

他轻轻地用右手摸摸钓索，发现血正从手上淌下来。

“这么说什么东西弄伤这鱼了，”他说出声来，往回拉钓索，看能不能叫鱼转回来。但是一直拉到绳都快绷断了，他就握稳了钓索，身子朝后倒，来抵消钓索上的那股拉力。

“你现在也痛了吧，鱼，”他说。“说实话，我也是这样啊。”

他回头去找那只小鸟，因为他很想有它来作伴，但是鸟儿飞走了。

你没有呆多长时间，老人想。但是你去的地方会有很大的风浪，在飞到岸上之前你不会觉得平安。我怎么会在那鱼猛地一拉的时候把手给划破了？我一定是越来越笨了。要不，也可能是因为只顾望着那只小鸟，想着它的事儿。现在我要关心自己的活儿，过一会儿一定要把那金枪鱼吃下去，否则肯定会没力气的。

“要是那孩子在这儿，并且我有点儿盐在手边就好了。”他说出声来。

他把沉甸甸的钓索换到左肩上，小心翼翼地跪下，在海水里洗手，他让手在水里浸了一分钟，看着血液在水中漂开去，海水随着船的移动平稳地拍打着他的手。

“它没有以前游得快了。”他说。

老人很想让他的手在这盐水中多浸一点时间，但害怕那鱼又会突然猛地一歪，于是站起身，打起精神，举起那手，让太阳照在手掌上。只不过被钓索勒了一下，把肉给割破了。但是那地方正是手上最有用的地方。他明白要干成这桩事需要这双手，还没动手就把手给割破了，让他很不舒服。

“现在手晒干了之后，”他说，“到该吃小金枪鱼的时候了。我可以用鱼钩把它钓过来，在这儿舒舒服服地吃。”

他跪下来，用鱼钩在船梢下找到了那条金枪鱼，仔细地让它没有碰着那几卷钓索，把它钩到自己身边来。他又用左肩挎住了钓索，把左手和胳膊撑在座板上，从鱼钩上取下金枪鱼，再把鱼钩放回原处。他用一膝压在鱼身上，从它的脖颈竖割到尾部，割下一条条深红色的鱼肉。这些肉条的断面是楔形的，他从脊骨边开始割，一直割到肚子边，他一共割下了六条，它们被摊在船头的木板上，然后他把刀子在裤子上擦擦，拎起鱼尾巴，把骨头往海里一扔。

“我想一整条鱼肉我是吃不下的。”他说。用刀子把一条鱼肉分成两块。他感到那钓索一直拉得很紧，他的左手开始有点抽筋了。这左手正紧紧握住了粗钓索，他厌恶地朝它看看。

“这算什么手啊，”他说。“你爱抽筋就抽筋去吧，变成一只鸟爪吧，对你可没什么好处。”

快点，他想，望着在黑暗的深水里斜进去的钓索。快吃了，这样手上才会有力气的。不能怪这只手不好，你跟这鱼打交道的时间也有好几个小时了。不过你是能跟它奉陪到底的，立刻把金枪鱼吃了。

他拿起半条鱼肉，放在嘴里，慢慢地咀嚼。也不是那么难吃，好好儿咀嚼，他想，把汁水都咽下去。要是能加上一点儿酸橙或者柠檬或者盐什么的，味道可还真不坏。

“手啊，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他问那只抽筋的手，它现在跟死尸一样的僵直。“我为了你吃多一点儿。”他把他切成两段的那条鱼肉的另外一半也给吃了。他细细地咀嚼，只是把鱼皮吐出来。

“觉得怎么样，手？或者现在还不能回答。”他拿起另外的一整条鱼肉，又放进嘴里咀嚼起来。

“这条鱼壮实而血气旺盛。”他想。“我运气不错，捉到了它，而不是条鳅。鳅太甜了，这鱼可一点都不甜，都还保存着元气。”

然而最重要的还是实用，他想，真希望我有点儿盐。不知道太阳会不会把剩下的鱼肉给晒坏或者晒干，所以最好把它们全都吃掉，虽然我已经不饿了。那鱼现在又平静又安稳，我把这些鱼肉统统吃了，准备工作就做得很充足了。

“有点耐心吧，手，”他说。“我为了你才这样吃东西的啊。”我也希望能喂那条大鱼，他想。它是我的兄弟。可是我一定要弄死它，我得保持精力才能做到。他认真地慢慢地把那些楔形的鱼肉条全都吃了。

他直起腰来，在裤子上擦了擦手。

“行了，”他说。“你可以把钓索放下了，手啊，我要单单用右臂来对付它，直到你听话为止。”他用左脚踩住刚才用左手攥着的粗钓索，身子往后倒，把那股拉力转到背部上来。“天主帮助我，让这抽筋快好吧，”他说。“因为我不知道这条鱼下面还会做什么。”

不过它好像很镇静，他想，而且是在执行着它的什么计划。可是它的计划里有什么内容，我又有什么计划？我应该随机应变，拿我的计划来对付它的，因为它个儿太大了。如果它跳出水来，我有把握把它弄死。但是它直呆在下面不上来，那我也就跟它玩到底。

他把那只抽筋的手在裤子上擦擦，想松动松动手指。可是手没法张开，也许太阳出来后它能张开，他想。也许等那些养人的生金枪鱼肉消化后，它能张开，如果我一定要靠这只手，我 要想尽所有办法让它张开。不过现在我不想硬把它张开。让它自行张开，自动恢复过来吧。昨天晚上我毕竟用它用得太多了，那时候不得不把各条钓索解开，系在一起。

他眺望着海面，突然觉得自己现在是这么的孤单。但是他可以看见黑漆漆的海水深处的七色彩虹、面前伸展着钓索和那平静的海面上的微妙的波动。由于刮着贸易风，云块在这个时候正积聚起来，他朝前望去，只见在水面上一群野鸭在飞，在天空的衬托下，身影划得很清楚，然后模糊起来，然后又清楚地刻划出来，于是他又觉得，人在海上永远也不会感到孤单。

他想到有些人乘船驶到了远离陆地的地方，会觉得害怕，他知道在天气会突然变坏的那几月里，他们害怕是情有可原的。可是如今正当刮飓风的月份，而在没有刮的时候，这些月份却又是一年中天气最佳的时候。

如果将刮飓风，而你正在海上的话，你总是可以提前好几天就看见天上的种种迹象的。人们在岸上可看不见，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找什么，他想。陆地上看到的现象一定也是异常的，那就是云的不同式样。不过现在没有一点要刮飓风的迹象。

他望望天空，看见一团团白色的积云，形状就像一堆堆招人喜爱的冰淇淋，而在高高的上空，高爽的九月的天空衬托着一团团像羽毛一样的卷云。

“轻风，”他说。“这天气对我比对你更有利，鱼啊。”他的左手还在抽筋，但他正在慢慢地把它张开。

我讨厌抽筋，他想。这是背叛自己身体的可耻行为。因为食物中毒而腹泻或者呕吐，是在别人面前丢脸。但是抽筋，在西班牙语中叫 calambre，是在自己面前丢脸，尤其是独自一个人呆着的时候。

要是那孩子在这儿，他可以把我的胳膊揉揉，从前臂一直往下揉，他想。不过这手终究是会松开的。

随后，他用右手摸了摸钓索，感到上面的份量发生了变化，这才看见在水里的斜度也跟着变了。跟着，他俯身朝着钓索，把左手啪地紧按在大腿上，看见倾斜的钓索在慢慢在升了上来。“它上来啦，”他说。“手啊，快点恢复，请快一点。”

钓索慢慢地稳稳地升了上来，接着小船前面的海面突然鼓了起来，鱼出水了。它继续往上冒，水从它身上向两边直泻。在阳光里它显得很亮，脑袋和背部是深紫色的，两侧的条纹在阳光里显得宽阔，带着淡紫色。它的长嘴像棒球棒那样长，逐渐变细，像一把轻剑，它的全身从头到尾都露出了水面，然后像潜水员一样滑溜地又钻回到水里去了，老人看见它那大镰刀一样的尾巴没入水里，钓索开始往外飞速溜去。

“它比这小船还长两英尺。”老人说。钓索朝水中溜得既快又稳，说明这鱼并不惊慌。老人设法用双手拉住钓索，用的力气使它刚好不致被鱼扯断。他明白，假如他不想办法用稳定的劲儿使鱼慢下来，它就会拖走全部的钓索，并且把它绷断。

它是条大鱼，我一定要把它制服，他想。我要让它忘记自己有很大的力气，不能让它知道如果飞逃的话，它能做到的事。我要是它，现在就应该使出浑身的力气，一直飞逃到什

么东西 绷断为止。但是感谢上帝我们这些想杀害它们的人要比它们聪明一点，尽管我们没有它们那么高尚，但更有能耐。

老人不是没有见过大鱼。他见过的有许多超过一千磅，前半辈子他还逮住过两条这么大的，不过独自一个人是从来没有逮住过。现在正是独自一个人，远离陆地，不过是在跟一条比他曾见过、曾听说过的还要大一些的鱼紧拴在一起，而他的左手还是拳曲着，如同紧抓着的鹰爪。

可是它快要复原了，他想。它当然会复原，我的右手需要它的帮助。有三样东西是兄弟：那条鱼和我的两只手。这手绝对会复原的，真可耻，它竟会抽筋。鱼又慢下来了，正以它通常的速度游着。

想不通它为什么跳出水来，老人想。简直就是想让我看看它个儿有多大才跳的。不管怎样我现在是知道了，他想。希望我也能让它看看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不过这样也许这只抽了筋的手也会让他看到了。让它以为我是个比现在的我更富有男子汉气概的人，这一点我能做到。但愿我就是这条鱼，他想，把所有的力量都用出来，而要对付的仅仅是我的意志和我的智慧。

他靠在木船舷上很舒服，忍受着袭来的痛楚感，那鱼游得很稳定，小船穿过深色的海水缓缓前进。随着东方吹来的风，海上起了小浪，一直到中午的时候，老人那抽筋的左手才复原。

“这个消息对你来说可不好，鱼啊。”他说，同时挪了挪披在他肩上的麻袋上钓索的位置。

他感到舒服，但也很痛苦，然而他怎么也不承认是痛苦。

“我并不虔诚，”他说。“但是我可以把《天主经》和《圣母经》各念上十遍，只要能让我逮住这条鱼，我还可以许愿，如果逮住了它，一定去朝拜克布莱的圣母，这是我许下的心愿。”

他机械地念起祈祷文来。他太倦了，有些祈祷文竟背不出来，他就念得特别快，使字句能顺口念出来。《圣母经》要比《天主经》容易念，他现在觉得。

“万福玛利亚，满被圣宠者，主与你偕焉。女中尔为赞美，尔胎子耶稣，并为赞美。天主圣母玛利亚，为我等罪人，今祈天主，及我等死候。阿们。”接着他又加上了两句：“万福童贞圣母，请您祈祷叫这鱼死去，尽管它那么的了不起。”

念完了祈祷文，他觉得比刚才舒坦了一些，但仍然像刚才一样地痛，也许还要厉害一点儿，于是他背靠在船头的木舷上，机械地活动起左手的手指。

此刻阳光很强烈了，尽管海面上正吹着柔和的微风。

“我最好还是把挑出在船梢的细钓丝重新装上钓饵，”他说。“如果那鱼想在这里再过上一夜，我就需要再吃点东西，再说，水瓶里也没有多少水了。我看这儿除了鳅，也没什么其他的东西能逮得到了。不过，如果趁它新鲜的时候吃，味道也不会太差。我希望今夜有条飞鱼跳到船上来，可惜我拿不出什么灯光来引诱它。飞鱼生吃起来味道是呱呱叫的，而且它也不用切成小块。我眼下必须保存一切体力。天啊，开始我怎么不知道这鱼竟这么大。”

“可是我一定要宰了它，”他说。“不管它多么了不起，多么神气。”

虽然这不公平，他想，但是我要让它知道人有多少能耐，人能忍受多大的磨难。

“我告诉过那孩子什么来着，我是个不一般的老头儿，”他说。“现在这时候正好可以证实这话。”

他以前已经证实过上千次了，这算不上什么。现在他还要再证实一回，每一回都是重新开始，他这样做的时候，从来不会想起过去。

但愿它去睡觉，这样我也能睡了，可以梦见狮子，他想。为什么如今梦中主要只剩下

了狮子?别想了,老头儿,他对自己说。现在轻轻地靠着木船舷老老实实歇息,别的都别想了。它正忙碌着。而你越少忙碌越好。

时间已是下午,船仍然缓慢而稳定地移动着。不过这时有些东风给船增加了一份阻力,老人随着不大的海浪缓缓漂流,钓索勒在他背上的感觉变得舒适而温和些了。

下午的一个时间,钓索又升上来过一次。可是那鱼不过是把它游动的平面稍稍提高了一些。太阳晒在老人的左胳膊和左肩以及背脊上,因此他知道这鱼转向东北方了。

既然他已经看见过这鱼了,他就能想像的出来它在水里游时是什么样子,它那像翅膀一样的胸鳍大张着,直竖的大尾巴划破黔黑的海水。不知道在那样深的海里它还能看见多少东西,老人想。有很大的眼睛,马的眼睛比它的要小,但在黑暗里看得见东西。从前我在黑暗里也能看得很清楚,但不是在这么黑漆漆的地方,不过简直能象猫一样看东西。

阳光和他手指不断的活动,他那抽筋的左手这时因而也完全复原了,他就逐渐地让它多负担一点拉力,并且耸耸背上的肌肉,使钓索挪开一点儿,换个地方痛着。

“你要是没累得筋疲力尽的话,鱼啊,”他说出声来,“那你真是不可思议啦。”

他这时感到很累很累,他知道夜晚快要到了,所以努力让自己想些别的事儿。他想到棒球的两大联赛,就是他用西班牙语所说的 Gran Ligas,他知道纽约市的扬基队这时正在迎战底特律的老虎队。

这是联赛的第二天,可比赛的结果怎样我毫不清楚,但是我一定不能丧失信心,一定要对得起那了不起的狄马吉奥,他即使脚后跟长了骨刺,在疼痛,也能把所有东西做得完美无缺。骨刺是什么东西?他问自己。西班牙语叫做 unespuela de hueso。我们不会长这东西。它痛起来跟斗鸡脚上装的距铁刺扎进人的脚后跟时一样厉害吗?我想那样的痛苦我是忍受不了的,也不能和斗争一样,一只眼睛或两只被啄瞎后还能继续战斗。跟伟大的鸟兽相比,人真的不算什么。我宁可做那只待在黑暗深水里的动物。

“除非有鲨鱼来,”他说出声来,“假如有鲨鱼来,请天主可怜它和我吧。”

你认为那非凡的狄马吉奥能守着一一条鱼,像我这样守着这一一条一样长的时间吗?他想。我想他可以,而且时间更长,因为他年轻力壮,而且他父亲当过渔夫。不过骨刺会不会使他痛得太厉害?

“我不知道,”他说出声来,“骨刺这东西我从来没有长过。”

太阳落下去的时候,为了给自己增加点信心,他回想起那回在卡萨布兰卡的一家酒店里,跟那个码头上力气最大的人,从西恩富戈斯来的大个子黑人比手劲的光辉故事。整整一天一夜,他们把手拐儿搁在桌面一道粉笔线上,胳膊朝上直伸着,两只手紧握着。双方各自努力将对方的手用劲压到桌面上,好多人在赌他们的胜负。在室内的煤油灯下不断有人进进出出,他打量着黑人的胳膊和手,还有这黑人的脸。他们每四小时换一个裁判员,以便裁判员可以轮流睡觉。第一个八小时过后,他和黑人手上的指甲缝里都有血渗了出来,他们俩相互正视着对方的眼睛,望着手和胳膊,打赌的人在屋里走出走进,坐在靠墙的高椅子上旁观。四壁漆着明亮的蓝色,板壁是木头做的,几盏灯把他们的影子投射在墙上。黑人的影子很大,微风把挂灯吹动了,这影子也在墙上移动着。

一整夜,赌注的比例不断地反复变换,人们把朗姆酒送到黑人嘴边,还替他点烟。黑人喝了朗姆酒,就拚命地用劲,有一回把老人的手(当时他还是年轻人,还是“冠军”圣的亚戈)扳下去将近三英寸。但老人又扳回来了,恢复难分胜负的局面。他当时确信自己能把这个黑人打败,这黑人是个挺棒的、伟大的运动家。天亮时,打赌的人们要求当和局收场,裁判员摇头没有同意,老人却使出所有的力气来,硬是把黑人的手一点点朝下扳,直到压在桌面上。这场比赛开始的时间是在一个礼拜天的早上,结束时已是礼拜一的早上了。好多打赌的人之所以要求算是和局,是因为他们到了上码头干活的时间了,把麻袋装的精装上船,或者上哈瓦那煤行去工作。否则的话没有人会反对把比赛进行到底的,但是他毕竟

还是把它结束了，而且还是赶在任何人上工之前。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人都管他叫“冠军”，第二年春天又一场比赛进行了。不过打赌的数目不是很大，他赢得也很轻松，因为他在第一场比赛中打垮了那个西恩富戈斯来的黑人的自信心。后来，他又参加过几次比赛，以后就此不比赛了。他认为假如他一直想比的话，他能够打败任何人，他还认为，这对他要用来钓鱼的右手没有好处。他曾尝试用左手作了几次练习赛，但是他的左手总是背叛他，不愿照他的吩咐行动，他对它也不信任。

这会儿的太阳就会把手好好晒干的，他想。它就不会再抽筋了，除非夜里实在是太冷。不知道这一夜会有什么事发生。

在他的头上一架飞机飞过去，循着航线飞向迈阿密，他看着它飞过时留下的影子惊起成群成群的飞鱼。

“飞鱼这么多，这里该有鳅。”他说，带着钓索倒身向后靠，看能不能把那鱼拉过来一点儿。但是做不到，钓索照样绷得很紧，上面抖动着水珠，都快迸断了。船还是慢慢地前进，他一直看着飞机，直到它消失在天际为止。

坐在飞机里感觉一定很怪，他想。不知道从那么高的地方看下面，海会是什么样子？要不是飞得太高，他们肯定可以清楚地看到我这条鱼。我希望在两百英尺的高度缓慢地飞着，从空中看鱼。在捕海龟的船上，我曾呆在桅顶横杆上，就是从那样的高度可以看到很多的东西。从那里朝下望，鳅的颜色更绿，你甚至可以看清它们身上的条纹和紫色斑点，你可以看见它们一群一群地在游水。怎么回事，凡是在深暗的水流中游得很快的鱼背脊都是紫色的，一般还有紫色条纹或斑点？鳅在水里看上去当然是绿色的，因为它们实际上是金黄色的。但是当它们饿得慌，想吃东西的时候，两侧的身子就会出现紫色条纹，和大马林鱼差不多。是因为愤怒，还是游得太快，才显露出这些条纹来的呢？

在天色完全暗下来之前，老人和船经过好大一片马尾藻，它在风浪很小的海面上不停地动荡着，这样海洋看起来好像正同什么东西在一条黄色的毯子下做爱，就在这时，他那根细钓丝给一条鳅咬住了。他第一次看见它是在它跃出水面的那一会儿，在最后一线阳光中真的就像金子一般，在空中弯起身子，疯狂地扑打着。它惊慌得一次次跃出水面，好像是在做杂技表演，他呢，慢慢地挪动身子，回到船梢蹲下，用右手和右胳膊攥住那根粗钓索，用左手把鳅拉回来，每收回一段钓丝，就用光着的左脚把它踩住。等到这条带紫色斑点的金光灿烂的鱼给拉到了船梢边，完全没有指望地左右乱窜乱跳时，老人探出身去，把它拎到船梢上。它的嘴被钓钩挂住了，不停地抽搐着，急促地咬着钓钩，还用它那长而扁的身体、尾巴和脑袋拍打着船底，只有在他用木棍打了一下它的金光闪亮的脑袋之后，它才抖了一下，终于不动了。

老人从鱼嘴里拔出钓钩，重新安上一条沙丁鱼作饵，又把它甩进海里。然后他挪动身子慢慢地回到船头。他把左手洗了洗，然后在裤腿上擦干。接着他把那根粗钓索从右手挪到左手，在海里又把右手洗了洗，同时望着太阳沉到海里，还望着那根斜入水中的粗钓索。

“那鱼还是老样子，什么变化也没有。”他说。但是他从海水如何拍打在他手上，发觉船走的显然慢了一点。

“我来把这两支桨交叉绑在船梢，这样在夜里若更大的阻力就能使它慢下来，”他说。“它能熬夜，我也可以。”

最好等一等再把这鳅开肠剖肚，这样可以使鲜血在鱼肉里，他想。我可以稍歇一下再干，现在先把桨扎起来，把它们拖在水里，增加阻力。眼下让鱼安静一点有好处，在日落的时候别去过分惊动它。对所有的鱼来说，太阳落下去的那段时间都是难熬的。

他把手举起来晾干了，然后攥住钓索，尽量把身体放松，听任自己拖向前去，身子贴在木船舷上，这样船就承担了和他自己承担的一样大的拉力，或者可能更大些。

我渐渐学会该如何干了，他想。至少在这一方面是这样。况且，别忘了它咬饵以来什么东西都还没吃过，而且它身子庞大，需要的食物也要多一点。我已经吃了一整条金枪鱼了，明天我将吃那条鳅。他管它叫“黄金鱼”。也许我该在开膛时也多少吃上一点儿，它可没那条金枪鱼好吃。不过话得说回来，现在每件事都不好做。

“你觉得如何，鱼？”他开口问。“我觉得很好过，我左手已经复原了，我有够一夜和一个白天吃的食物。继续拖着这船吧，鱼。”

其实他并不真的觉得好过，因为钓索勒在背上相当疼痛，几乎超出了能忍痛的最大限度，进入了一种使他不放心的麻木状态。不过，比这更糟的事儿我也曾碰到过，他想。我一只手只不过是割破了一点儿，另一只手的抽筋已经复原了。我的两条腿都没有什么损伤，再说，眼下在食物方面我比它更有优势。

这时天黑了，因为在九月里，太阳一落，天马上就黑下来。他背靠着船头上磨损的木板，尽量多的休息。第一批星星出现在天空上，他不知道猎户座左脚那颗星的名字，但是可以看到它，就知道其他星星很快也将全出来了，他又有这些遥远的朋友来做伴了。

“这条鱼也是我的朋友，”他说出声来。“我从没看见过或听说过这样的鱼，不过我一定要把它弄死。我很高兴，我们不用把那些星星也弄死。”

想想看，如果一个人必须每天去把月亮弄死，那该多么不幸，他想。月亮会逃走的。不过再想想看，如果人必须每天去把太阳弄死，那又会如何？我们总算生来是比较幸运的，他想。

于是他替这条大鱼没东西吃感到伤心，但是要杀死它的决心一点也没有因为替它伤心而减弱。它可以供多少人吃啊，他想。可是他们配吃它吗？不配，一点都不配。凭它这样的举止风度和它高度的尊严来看，没有谁配吃它。

这些事儿我不明白，他想。可是我明白我们不必去弄死太阳或月亮或星星，这就够了。在海上过日子，必须弄死我们自己真正的兄弟，已经让我们够难受的了。

眼下，他想，我该想想那在水里拖着的障碍物了。这玩意儿有它的危险，也有它的好处。如果鱼使劲地拉，增加了阻力的那两把桨在原处不动，船不像从前那样轻的话，我可能会被鱼拖走好长的钓索，结果是它可能就跑了。保持船身轻，我们双方痛苦的时间都会延长，但这样我会更安全一些，因为这鱼能游得很快，而它到现在还没使出过这项本领。无论出什么事，我必须把这条鳅开膛剖肚，免得坏掉，然后吃一点长长力气。

现在我要再歇一个小时，等我感到鱼稳定了下来，再回到船梢去干这事，并决定下面的对策。在这段时间里，我可以观察它怎样行动，会不会有什么变化。把那两把桨放在那儿是个不错的想法和行动；不过已经到了该保证安全的时候了，这鱼还是很厉害。那时我看见过钓钩挂在它的嘴角，它的嘴闭得很紧的。钓钩的折磨还不算什么，饥饿的折磨，加上还得对付它不了解的对手，才是天大的麻烦。歇歇吧，老家伙，它会去干它的事，等轮到该你干的时候再说。

他认为自己已经歇了两个小时。月亮要等到很晚才会出现，他判断不了具体时间。其实他并没有好好休息，只能说是多少算是歇了一会儿。他肩上仍然承受着鱼的拉力，不过他把左手按在船头的舷上，把对抗鱼的拉力的任务越来越转到小船的身上了。

要是能把钓索栓住，那事情就简单多了，他想。可是这样只要鱼稍微歪一歪，钓索就会绷断。我不得不用自己的身子来缓冲这钓索的拉力，并且随时准备用双手放出钓索。

“不过你也还没有睡觉呢，老头儿，”他说出声来。“已经熬了半个白天和一个晚上，现在又是一个白天，可你一直都没能睡觉。你必须想个办法，趁鱼还算安静稳定的时候睡上一会儿。如果你不这样做，你的脑筋会糊涂起来的。”

我脑筋还是很清醒的，他想。太清醒啦，我跟星星一样清醒，它们是我的兄弟。不过我还是应该睡觉。它们睡觉，月亮和太阳都睡觉，连海洋有时候也会打个盹儿，那是在某些

没有激浪，平静无波的日子里。

记住要睡觉，他想。强迫你自己睡觉，想一个简单而稳妥的办法来处置那根钓索。现在回到船梢去处理那条鳅吧。如果你必须睡觉的话，把桨绑起来放在水里拖着可就太不安全啦。

我不睡觉也可以坚持，他对自己说，不过这太不保险啦。他用双手双膝爬回船梢，竭力不让那条鱼受到惊动。这时候它可能正半睡半醒的，他想。可是我不能让它休息，必须要它拖拽着一直到死去。

回到了船梢，他转身让左手攥住紧勒在肩上的钓索，用右手从刀鞘中拔出刀子。星星这时很明亮，他可以把那条鳅看得很清楚，就把刀刃扎进它的头部，把它从船梢下拉出来。他用一只脚踩在鱼身上，让肛门朝上，倏的只一刀直剖到它下颌的尖端。然后他把刀子放下，拿右手掏出它的内脏，掏干净了，把鳃也干脆拉了下来。他觉得鱼胃在手里沉甸甸、滑溜溜的，就把它也剖了出来。有两条小飞鱼呆在里面。它们还很新鲜、坚实，他把它们并排放放在船板上，把内脏和鱼鳃从船梢扔进水中。它们沉下去的时候，在水中拖着一道鳞光。鳅是冰冷的，这时在星光下显得像麻风病患者一样的灰白，老人用右脚踩住鱼头，剥下鱼身上一边的皮。然后把鱼翻转过来，把另一边的皮也给剥掉，把鱼身两边的肉从头到尾全都割下来。

他把鱼骨悄悄地丢到舷外，想看看它是不是在水里打转。但是只看到它慢慢沉下时发出了鳞光。然后他就转过身来，在那两片鱼肉中间夹上了那两条飞鱼，刀子放进刀鞘，慢慢儿挪动身子，回到船头。钓索上的份量拉得他不得不把腰弯下，右手拿着鱼肉。

回到船头后，他把两片鱼肉摊在船板上，把飞鱼拿出来在旁边搁着。然后他把勒在肩上的钓索换了一个地方，又用左手攥住了钓索，手搁在船舷上。接着他靠在船舷上，在水里洗洗飞鱼，留意着水冲击在他手上的力量和速度。他的手由于剥了鱼皮也发出了鳞光，他仔细察看水流如何冲击他的手。水流并不那么有力了，当他在小船船板上擦着他手的侧面的时候，星星点点的鳞质漂浮开来，慢慢朝船梢漂去。

“它越来越累了，也可能是在休息，”老人说。“现在我来把这鳅全吃了，休息一下，睡一会儿吧。”

在星光下，夜色越来越冷，他把一片鱼肉吃了一半，又吃了一条刚挖去了内脏、切掉了脑袋的飞鱼。“鳅煮熟了吃是特别鲜美的味道，”他说。“生吃就太不好吃了。以后要是没有带盐或酸橙，我绝对不上船了。”

要是我有点头脑，我会很早就把海水瓶放在船头上，等它干了，盐就有了，他想。不过话得说回来，我钓到这条鳅的时候太阳都快落山了。但准备工作毕竟做得不是很好，然而我把它全细细咀嚼后吃下去了，没有恶心作呕。

东方天空中积聚了越来越多的云，他认识的星星慢慢地全都消失了。眼下他仿佛正驶进一个云彩的大峡谷，已经没有风了。

“三四天内天气会变坏，”他说。“但是今晚和明天还没有什么关系。现在来安排一下，老头，睡它一会儿，趁这个时候这鱼正安静而稳定。”

他把钓索在右手里紧紧地握住，然后拿大腿抵住了右手，把全身的重量压在船头的木板上。然后他把勒在肩上的钓索往下移了一点儿，拿左手撑住了钓索。

只要钓索是撑紧着，我的右手就能把它握住，他想。如果万一在我睡着时它还是松了，朝外溜去，我的左手会把我弄醒的。这对右手来说任务是很重的，但是它是吃惯了苦的。只要我能睡上二十分钟或者半个小时，也是好的。他朝前用整个身子夹住钓索，把全身的重量放在右手上，然后他就入睡了。

梦里他没有见到狮子，却看见了一大群海豚，伸展了八到十英里长，这个季节正是它们交配的时候，它们会高高地跳到半空中，然后掉回到它们跳跃时在水里留下的水涡里。

接着他梦见他现在是在村子里，躺在自己的床上，正在刮北风，他觉得很冷，他的右臂有点麻木了，因为他的头正在它上面，而不是在枕头上。

在这以后，他梦见那道长长的黄色海滩，看见第一头狮子在傍晚时分出现在海滩上，接着其他狮子也出现了，于是他把下巴搁在船头的木板上，船抛下了锚停泊在那里，海面上吹着晚风，他等着看有没有更多的狮子来，觉得很高兴。

月亮升起来已经好长时间了，可他只是睡着，鱼平静地向前拖着，船驶进云彩的峡谷里。

他的右拳突然猛的朝他的脸撞去，钓索从他右手里溜出去时给他留下的感觉是火辣辣的，他惊醒过来了。他的左手没有了知觉，他只好用右手拚命拉住钓索，但它还是一个劲儿地朝外溜。他的左手终于把钓索给抓住了，他仰着身子朝后拉着钓索，这一来钓索火辣辣地勒着他的背脊和左手，这左手就承受了全部的拉力，给勒得好痛。他回过头，望了望那些钓索卷儿，它们正在放出钓索，看样子还很滑溜。正在这时候，鱼蹦出了海面，使海面裂开一道大大的口子，然后重重地掉了下去。就这样重复了一次又一次，船飞赶地行驶，然而钓索仍然飞一般地向外溜，老人把它拉紧，几乎就快绷断了，老人自己也被拉得紧靠在船头上，没法动弹。脸庞贴在那片切下的鳃肉上。他想，我们终于盼到这个时刻啦，这回就看我们怎么对付它吧。

它会为了拖钓索付出代价的，他想。就让它这么做吧。

鱼的跳跃他看不见，身边只传来海面的迸裂声，和鱼往下掉时飞溅出的沉重的水花声。他的手好痛，是飞快地朝外溜的钓索勒的，他就设法让钓索勒在手上生起老茧的部位，尽量避免它滑到掌心或者勒在手指头上，因为他明白这事迟早会发生。

他想，要是那孩子在这儿的话，他会用水把这些钓索卷儿打湿。是啊，要是孩子在这儿！要是孩子在这儿！

钓索仍向外滑着，滑着，滑着，不过越来越慢了，这正如他先前所想的，鱼每拖走一英寸都得付出代价。他把头从木船板上抬起来，离开了那片被他脸颊压烂的鱼肉上。接着他跪下，然后慢慢地立起身来，他一点一点地放出钓索，然而动作却越来越慢了。他将身子慢慢挪到那一卷卷他看不见钓索的地方。数不清的钓索，现在这鱼不得不在水里拖着这许多摩擦力极大的新钓索了。

没错，他想。到现在为止它已经跳了超过十二次，背脊上的那些液都已被填满了空气，所以不能沉到海里，在那儿死去，这样我就不能把它捞上来。它不久就会一圈一圈地转，那时我绝不会放过它。它怎么会这么突然地跳起来的？真想不通。是在夜间被什么东西吓着了？还是饥饿逼得无路可走了？或许它突然感到恐惧了。不过它是一条那样毫无畏惧而信心十足的鱼，显得那么沉着与健壮，这十分奇怪。

你自己最好也勇气十足而信心百倍，老东西。”他说。“它又被你拖住了，可是你很难把钓索收回。不过它很快就得转圈了。”

这时老人弯下身去用他的左手和肩膀死死地拽住了它。右手拿勺子舀水把粘在脸上的压烂的鳃肉洗掉。

因为他怕这肉会弄得他呕吐，这样就会丧失力气。把脸擦干净之后，他把右手放到船舷外的水里洗洗，然后把它放在这盐水里泡，一两眼注视着黎明的第一道曙光。它差不多是朝正东方走的，这说明它累了，顺流而走。他想它很快就得打转了，那时我们再动手吧。等他认为右手在水里泡的时间够长了，他把它拿出水来，两眼盯着它。

“感觉还不错，”他说。“这一点之伤算不上什么，尤其是对一条汉子来说。”

他小心翼翼的攥着钓索，为了使它不至于嵌进新勒破的任何一道伤痕，为了能把左手伸进海里，他还把身子挪到小船的另一边。

“你这蠢种，总算没让我失望，”他对他的左手说。“但是曾经有一阵子，你对我没起作

用。”

别人生下来就有两只好手，为什么我不是呢？他想。不过也许是我自己没有好好儿训练这只手，是我错了。可是谁知道曾有过多少学习机会摆在它面前。然而它今天夜里表现还不错，只是抽了一回筋。如果它再抽筋，我就用这钓索把它勒断吧。

他这么想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的头脑不怎么清醒了，他意识到应该再吃一点鳅肉。可是他不能，他对自己说。宁可头昏目眩，也不能因恶心欲吐而浑身无力。我还知道吃了也没用，因为我的脸曾经压在它上面。我要把它留下以防万一，直到它腐臭了为止。不过要想靠营养来增强力气，如今已经为时过晚了。你真笨，他对自己说。还是先把另外那条飞鱼吃了吧。

它就在那儿，已经洗得干干净净，就可以放进嘴里吃了，他就用左手把它捡起来，细细咀嚼着鱼骨，从头到尾全都吃了。

它差不多比什么鱼都更含营养价值，他想。起码能让我浑身充满力气。我如今已经达到了我预想的目的，他想。等这鱼转起圈来，就开始决斗吧。

打他到海上以来，这是第三次见到太阳，正在这时转起圈来了。

他只是感觉到钓索上的拉力稍稍减少了一些，这为时尚早。但他已开始用右手轻轻朝里拉。根据钓索的斜度还看不出鱼在在钓索绷紧，就像往常一样，可是拉到快进断的那一刻，反而慢慢可以回收了。他从肩膀和头上卸下钓索，并开始回收，动作平稳而和缓。他用两只手一把把拉着，尽量使出全身的力气来拉，动作很大。两条年迈无力的腿儿和肩膀也随着转动。

“好大的圈子，”他说。“总算盼到它转啦。”

钓索竟然就此收不回来了，他紧紧拉着，丝毫不放松，看见水珠在阳光里从钓索上迸出来。闪闪发亮，接着钓索开始往外滑了。老人弯下了膝盖，极不情愿地让它又渐渐回进昏暗幽深的水中。

“它正往圈子的对面绕去了，”他说。他心想我一定要拚命拉紧。拉紧了，它转的圈子就会越来越小。也许一个小时内我就能见到它，眼下我一定要稳住它，呆会儿我再收拾它。

然而这鱼只顾慢慢地转着圈，两个钟头后，老人浑身上下全都湿透了，整个人也瘫软了。不过这时圈子已经小了许多，鱼一边游一边在不断地上升这根据钓索的斜度，他能看出来。

那些黑点在老人眼前晃来晃去，已经有一个小时了，咸咸的汗水沓着他的眼睛，眼睛上方和脑门上的伤口也被沓得隐隐作痛。他这么紧张地拉着钓索，出现黑点是很正常的，所以他不怕那些黑点。但是叫他担心的是已有两回感到头昏目眩。

我要坚持下去，不能就这样死在一条鱼的手里，”他说。“既然它已经这样美妙地过来了，求上帝帮助我坚持下去吧。我要念一百遍《天主经》和一百遍《圣母经》，不过目前还不行。”

他想这些就当已经念过了吧，我过一段时间会补念的。

正在这时候，他感到自己双手紧紧攥住的钓索忽然猛烈地给撞击、拽了一下。那是一种强劲的感觉，还很沉重。

他想，它正用它那长长的嘴撞击着那些铁丝导线，这是不可避免的。它不得不这样，不过这样的话可能会迫使它跳起来，这倒情愿它像当前继续转圈。为了呼吸空气它必须跳出水面来，但是这个动作每重复一次，钓钩就会把伤口撕裂得大一些，这样它就可能从钓钩中逃脱。

“不要跳，鱼啊，”他说。“不要跳啦。”

可是鱼又连续撞击了铁丝导线好几回，它每回一甩头，老人就把钓索放出一些。

我的疼痛没关系，我能控制。但是它不行，它的疼痛能使它发疯。他想，我必须让它的疼痛老是在一处地方。

过了一会儿，鱼停止撞击铁丝，又开始慢悠悠地转起圈来。这时老人正一点一点地把钓索收进来。这时他又有种头昏目眩的感觉，于是用左手舀了些海水，泼在脑袋上。然后他又弄了点水在脖颈上揉擦着。

“我的手还没抽筋，”他说。“我熬得住，它马上就会从水里冒出来，你也非熬下去不可。”

他就在船头边跪下，暂时又把钓索勒在背上。他心里暗暗想到我要趁它向外打转的时候休息一会儿，等它转回来的时候再站起来收拾它。

他真的很想能在船头上歇一下，在由鱼兜一个圈子，钓索并不回收一点。老人站起身来，开始做那种左右转动交替拉拽的动作，因为钓索松动了一点，这表明鱼已经转身在朝小船游回来，他的钓索全是这样收回来的。

他想，我从来没有试过这么累，而现在却刮起了贸易风。这样也好，可以靠它来把这鱼拖回去。这风对我多重要。

“等它下一回朝外转圈子的时候，我一定要好好休息一下，”他说。

“我觉得舒服多了。说不定再转两三圈，我就能把它逮住。”他似乎觉得鱼在转身，他把钓索一扯，居然就在船头上一屁股坐下了，他的草帽被推到后脑勺上去了。

鱼啊，你现在先得得意一下吧，他想。呆会儿等你转身时我再来收拾你。海浪一次比一次冲得高。不过这风是晴天吹的，还算是微风，他回去还得靠它。

“我只需要朝西南航行就没错了，”他说。“在海上人是决不会迷了方向的，而且这还是一个长长的岛屿。”

当鱼兜到第三圈的时候，他第一次看见它的身影。

他最开始看见的是一个黑漆漆的影子，它从船底下经过花了好长时间，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会的，”他说。“它怎么会这么长啊。”

然而事实却果真如此，这一圈兜完了时，它从海里冒出来，老人距离它只有三十码远，它露出在水面上的尾巴都能看见。这尾巴是极淡的紫色，在深蓝色的海面上竖着。比一把大镰刀的刀刃还高，它朝后倾斜着，鱼在水面下游的时候，它庞大的身躯和周身的紫色条纹老人都能看见。它向下耷拉着脊鳍，巨大的胸鳍也大大地张着。

这次鱼兜圈子回来时，老人看见它的眼睛，另外还有绕着它游的两条灰色的乳鱼。它们有时候粘在它身上，有时候会在它的阴影里自在地游着，有时候迅速地游开去。这两条乳鱼都有三英尺多长，游得快时猛烈地甩动着全身，就跟鳗鱼似的。

这会儿老人脸上汗涔涔的，但不仅仅是因为晒了太阳，还有其它原因。每一次鱼沉着、平静地兜回来时，他总会收回一点钓索，所以他觉得再兜上两个圈子，就能有机会把鱼叉扎进去了，这一点他深信不疑。

然而我必须把它拉得很近，很近，很近，他想。我该把鱼叉扎进它的心脏，千万不能扎它的脑袋。

“要冷静，要使劲儿。”他对自己说。

鱼又兜了一圈，这一回它的背脊露出来了，不过它离小船距离还是远了一点。再兜一圈，仍然太远。这回它露出水面更多了，再收回一些钓索，就可以把它拉到船边来，老人深信。

鱼叉他早就准备好了，叉上的那卷细绳子放在一只圆筐内，一端紧紧地系在船头的系缆柱上。

这时候鱼正兜了一个圈子回来，只有它的大尾巴在动。它的样子看起来沉静，动人。老

人用尽全力把它拉得近些。有那么一片刻，鱼的身子曾倾斜了一点儿，但是很快它又竖起了身子，继续兜起圈子来。

“它被我拉动了，”老人说。“它刚才被我拉动了。”

他又有种头晕的感觉，可是他仍使劲儿地拽住了那条大鱼。我终于把它拉动了，他想。这一回也许我能把它拉过来。手啊，拉呀，他想。腿儿，站稳呀。头，为了我熬下去吧，你可从没有晕倒过，这回也别让我失望，我一定要把它拉过来。

他使尽浑身解数，趁鱼还没来到船边，还很远时就动手，费劲地拉着，谁知那鱼却倾斜了一半身子，最后还是直起了身子游开去。

“鱼啊，”老人说。“鱼，你反正是逃不走的了，难道你非的让我陪葬吗？”

如果照这样下去是一无所获的，他想。他嘴里很干，出不了声，但是此刻他不能伸手拿水来喝。他想，这一回我必须把它拉到船边来。它再多兜几圈，我就受不了了。不，你能坚持住的，他鼓励自己说，你一定行的。

在兜下一圈时，鱼差一点被他拉了过来。可是这鱼又直起了身子，慢慢地游开去了。

鱼啊，你要弄得我把性命都丢了，老人想。不过你应该这样做，象你这么庞大，这么美丽，这么沉着或这么崇高的东西，我还从未见过呢，老弟。来，把我害死吧，我不在乎。

你现在头脑有点迷糊啦，他想，不能这样，你必须保持头脑清醒。要勇敢一些象个男子汉，这点痛苦算什么，或者象一条鱼那样，他想。

“清醒一些吧，老头，”他气若游丝地对自己说。“清醒一些吧。”

鱼继续兜了两圈，状况一点也没有改变。

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老人想。每一回他都觉得自己不行了。我真的不明白，但我不会放弃的。

他又努力了一回，等他把鱼拉得转过来时，他真的觉得自己快不行了。那鱼还是竖起了身子，摇摆着它那大尾巴慢慢地游开去。

尽管老人的双手这时已经软弱无力，眼睛也模模糊糊，我还是要试一下，他仍暗下决心。

他又试了一下，还是跟先前一样。还没动手他又感到要垮下来了，但我还要再试一下。

他强忍住了痛楚，拿出仅有的力气和丧失已久的那点傲气，用来对付这鱼的痛苦挣扎，终于它游到了他的身边，在他身边慢条斯理地游着，它的嘴几乎挨着了小船的船壳板，它开始在船边游来游去，长长的身子在水里看起来长得无穷无尽，它很宽大，银色底上有着紫色条纹。

老人一脚踩住了放下的钓索，把鱼叉举得尽可能地高，使出全身的劲儿，加上他刚才鼓起的力气，把它朝下直直地扎进鱼身大胸鳍后面一点儿的地方，这胸鳍高高地竖立着，和老人的胸膛在同一位置。他觉得那铁叉已经扎了进去，就把身子倚在上面用全身的重量把它压下去，这样就会扎得更深一点。

尽管那鱼死到临头了，它仍表现得很兴奋，从水中高高跳起，把它那又长又宽的身子，它的力量和美，全都展现出来。它好像悬挂在小船中老人的头顶上空，然后，它砰的一声掉在水里，浪花让老人全身都湿了，溅了一船水。

老人有种头晕，恶心的感觉，连东西都看不大清楚。然而他让鱼叉上的绳子从他划破了皮的双手之间缓缓地放出来，后来他看清楚了些，就发现那鱼仰天躺着，向上翻着银色的肚皮。鱼的肩部斜斜地露出鱼叉的柄。它心脏里流出的鲜血把海水都染红了。一开始，这摊血黑乎乎的，宛如这一英里多深的蔚蓝海水中的一块礁石。但后来它慢慢地扩散开来，就像云彩一般。那鱼一动不动地随着波浪浮动着，银白色的一片。

老人的眼睛很难看得清，但仍努力望着。然后他把鱼叉上的绳子绕在船头的系缆柱上，然后用双手抱着头。

“我可别再迷糊了，”他斜倚在船头的木板上想道。“我是个糟糕的老头儿。可是我杀死了我的兄弟——这条鱼，现在我该做苦力了。”

他想，现在我把套索和绳子准备好，把它绑在船边。即便是这条船上有两个人，把船灌满水来把它拉上船，然后再把水舀掉，这条小船也决不可能容下它，我得把一切准备妥当，然后把它拖过来，牢牢地绑住，这样就可以竖起桅杆，扬起风帆驶回去。

为了把一根绳子穿进鱼的鳃，从嘴里拉出来，把它的脑袋牢牢地绑在船头边。他动手把鱼拖到船边想瞧它两眼，他想触摸一下它。它属于我，他想。但我不是因为这个想摸它。我刚才以为在我第二次握着鱼叉的柄扎进去的时候已经碰到了它的心脏。现在我应该把它拖过来，拿两根绳子用一根拴住它的尾巴，另一根拴住它的腰部，把它牢牢地绑在这小船上。

“赶紧干吧，老头儿，”他说，他喝一点水。“战斗虽然结束了，还有好多辛苦的活儿等着我呢。”

他抬头仔细望望天空的太阳，晌午才过了没多少时候，他想。而贸易风刮起来了，这些钓索现在都派不上用场了。等我回去以后，我要叫那孩子跟我一起把它们捻接起来。

“鱼啊，到这边来，”他说。可是这鱼并不合作，它反而仰着飘在海面上，老人不得不把小船驶到它的身边。

等他真的与它靠近时，它竟这么大，他简直无法相信。他鱼叉柄上的绳子从系缆柱上解下来，从鱼鳃穿进去，从嘴里拉出来，它的上颚很长，跟剑似的，他就在上头绕了一圈，然后穿过另一个鱼鳃，又在嘴上绕了一圈，这两股绳子被他挽了个结，牢牢地拴在船头的系缆柱上。接着他割下一截绳子，走到船梢去把鱼尾巴套住。鱼原本是紫银两色，如今变成了纯银色，而条纹和尾巴都是淡紫色。这些条纹比一个人摊开的手掌更宽，它的眼睛很是冷漠，就象潜望镜中的反射镜，或者迎神行列中的虔诚的圣徒像。

“要杀死它这是唯一的办法。”老人说。有一点水下肚，他觉得好过些了，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头脑很清醒。看起来它该有一千五百磅重，他想。可能还不止呢。如果把头尾和下角去掉，肉占体重的三分之二，照三角钱一磅计算，价值多少？

“我的头脑并不清醒，我想要一支铅笔来计算一下，”他说。“我想我会让那了不起的狄马吉奥为我感到骄傲。我没有长骨刺，可是双手和背脊真的很痛。”骨刺到底是什么东西，他想。也许我们身上都有，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

他把鱼牢牢地系在船头、船梢和中央的座板上。它真大，把它绑在船边简直象绑上了另一只大的多的船。他用一段钓索把鱼的下颌和它的长上颚扎在一起，它的嘴不能张开了，就可以保证船尽可能干净利索地行驶了。然后他把桅杆竖起来，把那根当鱼钓用的棍子和下桁装上，扬起带补丁的帆，他半躺在船梢，船一点一点地向前驶去。

罗盘对他来说没什么意义，他只消凭贸易风吹在身上的感觉和帆的方向就能判断。我不如把一根系着匙形假饵的细钓丝放到水里去，引些鱼儿什么的上钩，可以填填肚子。可是那匙形假饵他找不到，他的沙丁鱼也都腐烂了，发出一阵恶臭。所以他在船慢慢驶过时用鱼钩钓上了一簇黄色的马尾藻，里面的小虾被抖落在小船船板上。小虾足有一打以上，甩着脚，活蹦乱跳着象沙蚤一般。它们个头不大，可是老人知道它们富有营养，而且味道也很鲜美。老人用拇指和食指把它们的头去掉，连壳带尾巴嚼着吃下去。

老人吃了虾以后，喝了半口瓶中仅存的一点水。他把舵柄挟在胳肢窝里，掌着舵考虑到这小船的不利条件，它的表现算不错了，他看不见鱼，但只需看看自己的双手，还有背脊靠在船梢上的感觉。就能知道这不是在梦中。有一段时间，眼看事情要泡汤了，他心里非常不舒服，以为这可能只是梦一场。后来他看到鱼跃出水面，在落下前一动不动地悬在半

空中的那一刹那，他对此难以置信，确信当中肯定有什么莫大的奥妙。当时他视线有些模糊，尽管现在他又象往常那样看得很清晰了。

如今他知道这鱼确实存在，他的双手和背脊也都不是梦中的东西。这双手出血出的很多，海水会把它们治好的，而且很快就会好起来的，他想。这真正的海湾中的深暗的水是世上最好的药。我想只要我头脑清醒些就没事了。我们航行得很好，这两只手已经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鱼的嘴巴紧闭，尾巴竖立着，我们并排航行，就象亲兄弟一样。但没过一会儿他的头脑又有点儿不清楚了，起了这样一个念头，是它要把我带回家，还是我要把它带回家呢？要是我把它拖在船后，那就肯定没什么疑问了。要不这鱼屈尊，给搁在这小船上，那么也不会有什么疑问。可是它和小船是并排地拴在一起航行的，所以老人总有种感觉，只要它愿意，让它带我回家去得了。我不过耍了手段比它强的，可它对我并无歹心。

他们相安无事航行得很好，老人把手泡在盐水里，尽量使自己的头脑保持清醒。老人看出这风将刮上整整一夜，因为积云堆聚的很高，上空还有相当多的卷云，老人时常望着鱼，好确定这是真的。这时候距离第一条鲨鱼来袭击它还有一个小时。

这条鲨鱼的出现似乎早有预示。那一大片殷红的血正朝一英里深的海里下沉并慢慢扩散，这时，它从水底深处上来了。它窜上来的动作是如此迅疾，没有丝毫顾忌，蓝色的水面似乎被冲破，沐浴在阳光里，然后它又掉回海里，顺着血腥气的踪迹，和那小船还有那鱼所走的路线游去。

有时候它会嗅不到那气味。但是那种感觉总会回来，就算只是一点儿，它也会飞快地使劲跟上。它是条很大的生就有一副好体格的灰鯖鲨，比得上海里最快的鱼，样子很漂亮，除了它的上下颚。它的背部就跟剑鱼的一般蓝，银色的肚皮，鱼皮光滑而美丽。它的样子和剑鱼相差无几，只是有张正紧闭着的大嘴。它现在就在水面下迅速地游着，脊鳍高耸着划破水面，就跟刀子一样，一点也不抖动。八排牙齿全都在这紧闭着的双唇里面朝里倾斜着，一般是金字塔形的，它和大多数鲨鱼的不同，它们象蜷着的爪子一般。它们的长度几乎可以跟这老人的手指比，两边都有锋利的快口，就跟刀片一样。海里所有的鱼都是这种鱼的食物。它们那么健壮，游得那么快，装备齐全，碰上什么敌人都不是对手了。这新鲜的血腥气钻进了它的鼻孔。此刻它正加快了速度，蓝色的脊鳍划破了水面。老人看见它在游来，判断这是条勇猛而坚决肆无忌惮的鲨鱼。他把鱼叉准备好，系紧了绳子，又死死盯着向前游来的鲨鱼。绳子短了，因为他刚才割了一截用来绑鱼，老人此刻头脑清醒，也很有决心，但也觉得希望不大。现在还不错，但不会长久，他想。鲨鱼在逼近，他盯着它，偶尔朝那条大鱼望上一眼。这不像是在现实中，他想。它来袭击我，这我没法阻止，但是也许我能弄死它。登多索鲨，这回算你倒霉，他想。

鲨鱼飞速地逼近船梢去，袭击那鱼，它张开了嘴，眼睛看上去很怪异，它嘎吱嘎吱地咬住鱼尾巴上面一点的地方。鲨鱼的头露出在水面上，背部正在出水，那条大鱼的皮肉正被撕裂，老人几乎能听见声音。这时候，他用鱼叉朝下猛地扎进鲨鱼的脑袋，正扎在它两眼之间的那条线和从鼻子笔直通到脑后的那条线的交叉点上。这两条线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只看得见那笨重但尖锐的蓝色脑袋，还有那两只大眼睛和嘎吱作响、仿佛能吞噬一切的突出的双颚。那儿正是脑子的所在，老人举起鱼叉直朝它扎去。他用糊着鲜血的双手，使出全身的力气，他带着决心和十足的恶意扎它。但是并不抱着希望。

鲨鱼眼里已变得黯淡无光了，它翻了个身，当它再重复这个动作时，自行缠上了两道绳子。这鲨鱼快死了，但它还是不肯屈服，老人想。这时它肚皮朝上，尾巴扑哧扑哧地拍打着，两噪声嘎吱作响，象一艘快艇般。水面泛起了白光，它四分之三的身体露出在水面上，这时绳子因为绷得太紧了，颤了一下，啪地断了。鲨鱼居然在水面上安静地躺了片刻，老人紧紧注视着它。接着它一点一点地沉下去了。

“它吃掉了大概四十磅肉，”老人说出声来。我的鱼叉也没了，另外还有那么多绳子，

他想，现在我这条鱼又在流血，其他鲨鱼也会被引来的。

这条死鱼已经被咬得残缺不全了，他不忍心再朝它看上一眼。当鱼遭受袭击的时候，他感同身受。可是这条鲨鱼袭击我的鱼，所以我把它杀死了，他想。它是我见到过的最大的登多索鲨，或许，我见过一些大的。

情况不错，但不会长久，他想。但愿这只是梦一场，我正独自躺在床上铺的旧报纸上，压根儿没有出现这条鱼。

“不过人总不能长在失败当中活着，”他说。“一个人被毁灭是可以的，但不能被打败。”不过我还是很痛心，因为不该把这鱼给杀了，他想。现在运气坏了，我真可怜连鱼叉也没有。无可否认，这条登多索鲨是残忍、健壮而聪明的，但是我的智慧更胜于它。不过也难说，他想。也许我只不过是武器比它强。

“别胡思乱想啦，老头儿，”他说出声来。“就这么行驶，走一步，算一步吧。”

但是我不能不想，因为这是仅存的了，他想。这个，还有棒球。不知道那聪明能干的狄马吉奥喜不喜欢我那样击中它的脑子？这可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儿，他想。别人也能做得到。但是，你可以认为，我这双受伤的手跟骨刺一样对我是个阻碍？我也不清楚。我的脚后跟还算争气，除了有一次在游泳时不小心踩着了一条海鳐鱼，让它给扎了一下，小腿麻痺了，疼痛难忍。

“想点让人快乐的事儿吧，老头儿，”他说。“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你就离家越近。丢了四十磅鱼肉反倒更好，你航行起来更轻快了。”他有预感，等驶进了海流的中部，会有什么事儿等着他。可是眼下能怎么办呢。

“不，可以的，”他说出声来。“我可以在一支桨的把子上绑一把刀子。”

接着他胳膊窝里挟着舵柄，一只脚踩住了帆脚索，如他所想般做了。

“可以了，”他说。“我还是个老头儿。这点没变，不过我不是没有武器的了。”

这时风力强了一些，他顺利地航行着。他让自己只盯着鱼的上半身，这让他重拾了一点儿希望。

如果没有希望那才蠢哪，他想。何况，我觉得这是一种罪过。别想罪过了，已经够烦了，还想什么罪过，更何况我根本不懂这个。

是我根本不懂这个，还是说不准我是不是相信？也许杀死这条鱼真的是一桩罪过。尽管我是为了养活自己和供他人食用才这样干的，我仍这么觉得。不过话说得回来，什么事是罪过啊？别提罪过了吧。现在想它未免太晚了，而且有些人是拿了钱来干这个的。他们为什么不想呢？你生来就是个打鱼的，正如那鱼生来就是一条鱼一样。圣彼德罗是个渔夫，跟那了不起的狄马吉奥的父亲一样。

但是他偏偏喜欢去想一切他置身其中的事，再加上当时没有书籍报刊可看，又没有收音机可听，他就想得很多，以至于只顾想着罪过。你杀死它不单单是为了生计、把鱼卖了买食品，他想。是为了满足作为渔夫的自尊心。不管它是活着还是死了你都爱它。如果是这样的话，杀死它就不是罪过，但也许是更大的罪过吧！

“你想得也太多了吧，老头儿，”他说出声来。但是杀死那条登多索鲨你非常高兴，他想。它跟你一样，靠吃活鱼让自己活下去。它不是食肉动物，也和那些只知道游来游去满足食欲的鲨鱼不一样。它是美丽而崇高的，自信而勇敢无畏的。“我因为自卫才杀死它，”老人说出声来。“杀得也很干净利索。”

更何况，他想，每样东西都要杀死别的东西，只不过用的方式不同而已。就拿捕鱼来说它养活了我，同样也快把我害死了。是那孩子让我坚持要活下去，他想。我不能过份地自欺欺人。

他把身子探出船舷，从鱼身上被鲨鱼咬过的地方撕下一块肉。放进嘴里，他咀嚼着，这肉味道鲜美，口感也不错。汁也很多，象牲口的肉，不过颜色不同，而且一点筋也没有。凭

他以往的经验他知道这鱼在市场上能卖最高的价钱。怎么样才能不让它的气味散布到水里去呢，老人没有办法，他知道糟糕透顶的时刻就快来到了。

风不断地吹着。风向稍微转向东北方，他明白这意味着它不会停下来。老人朝前方眺望，连帆船的影子都没见着，也看不见任何一只船的船身或冒出来的烟。只见从他船头下跃起的飞鱼，向两边窜去，还有一摊摊黄色的马尾藻。鸟儿就更不用说了。他在船梢休息，偶尔从大马林鱼身上撕下一点肉来咀嚼着，努力保持精力，就这样航行了两个小时，这时他看到了两条鲨鱼中首先露面的那一条。

“Ay，”他说出声来。这个词儿是翻译不过来的，可能不过是一声叫喊，就象钉子穿过一个人的双手时不由自主地发出的叫喊声。

“加拉诺鲨，”他叫出声来。他看见另一个鳍在第一个的背后露出水面，当他看见这褐色的三角形鳍和甩来甩去的尾巴，他分辨出它们正是铲鼻鲨。因为嗅到了血腥味，它们表现得很兴奋，可能是饿昏了头，它们激动得一会儿丧失了嗅觉，一会儿又嗅到了。不管怎么样它们始终在逼近。

老人把帆脚索系紧，卡住了舵柄，接着他把上面绑着刀子的桨拿起来。他那双手痛得不听使唤了，所以他尽量轻地把它举起来。然后他让双手松弛下来，轻轻捏住了桨。他又紧紧地把手合拢，让它们忍受着痛楚而不致缩回去，一面盯着正过来的鲨鱼。它们那又宽又扁的铲子形的头，和尖端呈白色的宽阔的胸鳍又出现在他眼前。它们很可恶，臭哄哄的，既杀害其他的鱼，也吃腐烂的死鱼，饥饿的时候，它们甚至连船上的一把桨或者舵都会咬。也就是这些鲨鱼，会趁海龟在水面上睡觉的时候把它们的脚和鳍状肢咬掉，更可怕的是如果碰到饥饿的时候，它们也会在水里袭击人，即使这人身上不带有鱼血或黏液的腥味。

“Ay，”老人说出声来。“加拉诺鲨。过来吧，加拉诺鲨。”

它们果真过来啦。但是它们来的方式与先前的那条灰鳍鲨不同。其中一条鲨鱼转了个身，躲到小船底下，它用嘴拉扯着死鱼，弄得小船也跟着晃动。另一条鲨鱼用它黄色的眯缝眼注视着老人，然后飞快地游来，半圆形的上下颚张得大大的，朝鱼身上被咬过的地方咬去。老人清楚地看见它褐色的头顶以及脑子跟脊髓相连处的背脊上有道纹路，他把绑在桨上的刀子朝那交叉点扎进去，又拔出来，再往这鲨鱼的黄色猫眼里扎。鲨鱼一下子僵住了，放开了咬住的鱼，身子失去了平衡，开始往下沉，临死时还吞下了一块肉。

另一条鲨鱼仍在咬啃那条鱼，弄得小船晃晃悠悠的，老人想了想放松了帆脚索，让小船横过来，这样鲨鱼就会从船底下暴露出来。他一看见鲨鱼，就赶紧从船舷上探出身子，举起带刀的桨朝它戳去。但鲨鱼的皮紧绷着，刀子很难戳进去。更糟糕的是这一戳不仅让他那双手疼痛，也震痛了他的肩膀。鲨鱼迅速地浮出了水面，露出了脑袋，当它的鼻子挨上那条鱼的时候，老人动作敏捷地对准它扁平的脑袋正中扎去。这还不算完，老人又拔出刀刃，朝同一地方扎了那鲨鱼一下。但它上下颚仍紧锁着，咬住了鱼不放，老人又一刀戳进它的左眼，鲨鱼仍旧吊在那里。

“还没死吗？”老人说着，又把刀刃戳进它的脊骨和脑子之间。一次扎起来倒很简单，他觉得它的软骨被折断了。为了把它的嘴撬开，老人把桨倒过来，把刀刃插进鲨鱼的两颚之间。鲨鱼终于松开了嘴溜开了，他说：“加拉诺鲨，走吧，游到一英里深的水里去。那儿有你的朋友，还有你的母亲。”

老人把刀上的血擦干净，把桨放下。然后他摸到了帆脚索，张起帆来，使小船顺着原来的航线走。

“它们一定把这鱼的四分之一都吃掉了，而且都是上等的好肉，”他说出声来。”但愿这只是我在做梦，事实上它并不存在。我也为此很难过，鱼啊。这把一切都搞糟啦。”他停了一会儿，此刻不想再看那鱼一眼。它也不再淌血，被海水冲刷着，浑身是银色的，看上去象镜子背面镀的那种银色，身上的条纹也还很清楚。

“鱼啊，我原不该出海这么远的，”他说。“这于你于我都没好处。鱼啊，我很抱歉。”

算了吧，他对自己说。先去瞧瞧绑刀子的绳子有没有断。还有鲨鱼要来呢，赶紧把手弄好。

“但愿有块石头可以把刀磨一磨，”老人看了看绑在桨把子上的刀子后说。“我要是带了一块磨石来那该多好呀。”不过你应该带来的东西可数不清哪，他想。你都没有带来，老头儿啊。现在可不是想这些问题的时候，还是好好想想你手头现有的东西能做什么事儿吧。

“你说出了多少金玉良言啊，”他说出声来。“我听得耳朵都起茧啦。”他把舵柄夹在胳膊窝里，双手泡在水里，小船缓缓地朝前驶去。“天知道最后那条鲨鱼又咬掉了多少鱼肉，”他说。“这船如今可轻的多了。”他一想起那鱼残缺不全的肚子就不忍心再想下去。他知道鲨鱼每次扑向那鱼时，总要撕去一点肉，还清楚地知道鱼此刻给所有的鲨鱼留下了一道线索。

这鱼可真大，简直可以供养一个人整个冬天，他琢磨着。别想这个啦，还是歇一歇，把你的手弄弄好，保护这剩下的鱼肉吧。我手上的腥气比起水里的血腥气就算不上什么了。更何况，这双手上出的血也不多。朝好的方面想，出血也许能使我的左手不再抽筋。

我现在没什么事好想了吧，他想。我也必须什么也不想，可能有下一条鲨鱼来。但愿这真是梦一场，他想。不过也不一定，也许事情会有变化。

这回来的是条单独的铲鼻鲨。它来势汹汹，就象一头猪奔向饲料槽，老人先任由它咬住了鱼，然后把桨上绑着的刀子扎进它的脑子。但是鲨鱼朝后猛地一扭，打了个滚儿，啪的一声，刀刃居然断了。

老人只好坐下来掌舵。他连看都不看那条大鲨鱼在水里慢慢地下沉的样子，它起先看起来是原来那么大，然后渐渐小了，然后消失得就像一个小不点儿了。往常这种情景总叫老人看得如痴如醉，可是这一次他看也不看一眼。

“我眼下就还有那根鱼钩，”他说。“不过它毫无用处，我还有两把桨，一个舵把和一根短棍。”

如今我被它们打败了，他想。我年纪大了，再也不能用棍子来打死鲨鱼了。但是只要有桨，短棍和舵把，我就不应轻言放弃。他又把双手在水里泡着。已是傍晚时分了，除了海洋和天空，他什么也看不见。风比刚才大了些，他真的希望不久就能看到陆地。

“你太累了，老家伙，”他说。“你真的坚持不下去了。”

鲨鱼再来袭击那鱼是快日落的时候。

老人看见两片褐色的鳍正顺着那鱼在水里留下的很宽的臭迹游来。令人吃惊的是，它们竟然不用来回搜寻这臭迹，它们肩并肩笔直地朝小船游来。

他把舵把刹住，系紧帆脚索，伸手去拿船梢下的棍子。它本来是个桨把，是从一支断桨上锯下的，两英尺半左右。因为它上面有个把手，而他只能用一只手有效地使用，于是他就用右手好好儿攥住了它，弯着手按在上面，一面盯着正过来的鲨鱼。这回过来的两条都是加拉诺鲨。

我必须等第一条鲨鱼咬紧了才打它的鼻尖，或者直朝它头顶正中打去，他想。

两条鲨鱼气势汹汹地过来，一看到离他较近的那条张开大嘴直咬进那鱼的银色胁腹，老人就高高举起棍子，重重地打了下去，棍子落在鲨鱼宽阔的头顶上，砰的一声。好象打在坚韧的橡胶上。他趁鲨鱼从那鱼身上朝下溜的时候，再重重地朝它鼻尖上又打了一下。

另一条鲨鱼刚才一阵猛冲之后就走了，这会儿又张大了嘴扑上来。它一股脑儿撞在鱼身上，两颚紧闭，老人看见它嘴角漏出来一块块白色的鱼肉。他举起棍子猛命向它砸过去，但是只击中了头部，鲨鱼望了望他，原本咬在嘴里的肉被一口撕下了。它溜开去正把肉咽

下时，老人再一次举起棍子攻击它，这一回只打中了那厚实而坚韧的部位。

“到这儿来吧，加拉诺鲨，”老人说。“来吧。”

鲨鱼果真冲上前来，它合上两颚时老人又抓住时机给了它一棒。这一回他把棍子举得尽量高高的，所以才结结实实地打中了它。他觉得是打中了脑子后部的骨头，于是又重复击了一下，鲨鱼撕下嘴里咬着的鱼肉，从鱼身边溜下去了，动作显得有些呆滞。

老人用一种期待的眼神等着它再来，可是两条鲨鱼偏偏不出现。过了一会儿他看见其中的一条在海面上来回地绕着圈儿，另外一条连鳍都没看见。

看来是不可能打死它们了，他想。我年少气盛时能行。不过想想，它们俩都已被我打得受了重伤，它们都不会有好日子过。如果我能用双手举起一根棒球棒，第一条肯定被我打死。即使现在也应该可以，他想。

他不忍心再朝那条鱼看一眼。它的半个身子已经面目全非，这他能想象出来。太阳已经落下去了，就在他刚才跟鲨鱼搏斗的时候。

很快就要夜幕降临了，”他说。“那时候哈瓦那的灯火就会出现在我眼前。要是我往东走得太远了，我就会看见一片新开辟的海滩上的灯光。”

我现在应该很靠近陆地，他想。我希望没人担心我，除非是那个孩子。可是我相信他一定有信心。当然啦，好多老渔夫也会担心的。应该还有不少别的人，他想。我住的那个镇子好得很啊。

因为这鱼给糟蹋得太厉害了，他不能再跟它说话了。接着另一件事浮现在他脑海里。

“这鱼只剩半条了，”他说。“你原本是完整的，我很抱歉，我出海太远了，我们俩都太不幸了。不过好几条鲨鱼死在我们手里，还有好几条受伤了，这也有你的功劳。你杀死过多少啊，我的宝贝鱼？你头上长着那只嘴那么长，可不能白长啊。”

他想到这条鱼，想起要是它还活着，在自由地游着，会怎样去对付一条鲨鱼。这种想法让他快乐，我应该把这长嘴砍下来，用作跟那些鲨鱼斗的武器，他想。但是没有斧头，后来连那把刀子也弄丢了。

我要怎样才能把它砍下了，绑在桨把上呢，那该是多好的武器啊，这样，我们就能一起对付它们啦。如果它们在夜间袭击，你该怎么办？你又有什么主意？

“跟它们拼了，”他说。“我一定要跟它们拼到底。”

但是，目前漆黑一片，灯火，天际的光都看不见，只有风 and 那稳定地拉拽着的帆，他居然有一种已升入天堂的感觉。他双手合上，感受着掌心。这双手仍活着，他在它们的开合之间能感到一种生存的痛楚。他把背脊靠在船梢上，知道自己还活着，这是他的肩膀给他的感觉。

我曾想过要是逮住了这条鱼，要念多少遍祈祷文，不过我现在实在太累了，没法念。我还是把麻袋拿来披在肩上。

他躺在船梢掌着舵，注视着天空，等待着天际出现那道反光。他想，也许我运气好，能把剩下那半条鱼带回去。我多少总有点运气吧。不，他说。你出海太远了，把好运都冲没啦。

“保持清醒，”他说出声来。”别傻了，掌好舵。也许好运还在前头呢。”

“要是有什么地方出售好运，我倒想买一些，”他说。但现在我能拿什么来买呢？他扪心自问。是一支弄丢了的鱼叉、还是一把折断的刀子或两只受了伤的手？

“也许可以，”他说。“他曾拿在海上的八十四天来买它的念头。人家也几乎把它卖给了你。”

我不能再那么胡思乱想，他想。好运这种东西，来的时候有许多不同的方式，人也可能不知不觉。可是不管什么样的好运，我都要一点儿，要多少钱都无所谓。我的愿望太多了。但眼下的愿望就只是想看到灯火的反光了。因为感到疼痛，他竭力坐得舒服些，好好

掌舵，他知道自己还活着。

他看见城市的灯火映在天际的反光时，已经是夜里十点了。起初只见月亮升起前天上的微光 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后来慢慢地清楚了一些，就在此刻正被越来越大的风刮得波涛汹涌的 海洋的另一边，让船进入了这反光的圈子，他想，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驶到湾流的边缘了。

现在只是暂时的平静，他想。但它们也许还会再来。我一个人在黑夜里，又没有武器，如何对付得了它们呢？在夜晚的寒气里，他觉得全身僵硬，他的伤口和身上所有用力过度的地方 都在发痛。我希望这种局面赶紧结束，他想。我真这么希望。

但是到了午夜，他又推翻了自己的想法，投入了战斗，尽管这一回他明白搏斗也是徒劳。它们袭来者是成群结队的，朝那鱼直扑，他只看见它们的鳍在水面上过的一道道线，还有它们 反射出的鳞光。他朝它们的头袭击，它们的上下颚发出咬的声音，另外还有船摇晃的声 音。他并不知道目标在那儿，只能去感受，去听，就不顾一切地抬起棍子打去，他感到什么 东西把棍子弄丢了。

他从舵上猛地扭下舵把，双手攥住了，用它又打又砍，一次次戳下去。可是那些鲨鱼此刻都 在前面船头边，成群结队地一起窜过来，咬下一块块鱼肉，当它们转过身来时，这些 鱼肉在水面下闪闪发亮。

最后，有条鲨鱼朝鱼头冲过来，他知道这回算是完了。举起舵把朝鲨鱼的脑袋抡去，打 在它 厚实的两颚上，它的双颚正死死咬住鱼头那儿的肉咬不下来。他抡了一次，又一次。 啪的一 声，他听见舵把断了，就只好把断下的把手向鲨鱼扎去。他感到它扎了进去，发觉 它还是很 尖利，于是就再一次把它扎进去。鲨鱼张开了嘴，一转身就溜了。这是刚才来的 这群鲨鱼中 最后一条。它们可以要饿肚子了。

老人这时有种窒息的感觉，觉得嘴里有股怪怪的铜腥气，却带着甜滋滋的味道，他一时 害怕 起来。好在这味儿并不冲。

他向海里吐了一口唾沫，然后说：“吃了它吧，加拉诺鲨。好好睡一觉，做个梦吧，梦 见有 一个人死在你手里了。”

他明白如今他算是彻底失败了，就回到船梢，突然发现舵把那锯齿形的断头还可以利用， 可 以安在舵的狭槽里，用来掌舵。他把麻袋围在肩头，好让小船顺着航线驶去。航行得很 轻松，他脑子里一片空白，感觉也很空洞。他此刻似乎置身于这一切之外，就想着尽可能 把小船 驶回他家乡的港口，而且要干得漂亮些。夜里有些鲨鱼来咬这死鱼的残骸，就像人 从饭桌上 捡残羹冷食吃一样。老人没理睬它们，他一心扑在掌舵上。他只注意到船舷边 没有什么沉重 的东西，小船这时驶来多么轻松，多么干净利索。

船仍是完好无损的，他想，除了那个舵把，但那是容易更换的。

他朦朦胧胧地感觉已经在湾流中行驶，甚至看得见沿岸那些海滨住宅区的灯光了。他意 识到 这时到了什么地方，回家是近在咫尺的事了。无论如何，风总是我们的朋友，他想， 起码有 时候是；大海也是我们的朋友，海里有我们的朋友，当然也有我们的敌人。他想， 床也是我 的朋友。我喜欢床。受了挫折，上床是很舒服的，他想。我从来不知道居然会这 么舒服。那 么是什么把你打败的？他想。“什么也不是，”他说出声来，“我出海太远了，这 怪我自己。”

等露台饭店的灯光全熄灭了，他才驶进小港他知道人们都上床休息了。海风越吹越大， 已经 算猛烈。但是港湾里却一片寂然，他直驶到岩石下一小片卵石滩前。他靠自己把船划 得紧靠 岸边，因为没人在身边。然后他从船里走出来，把船系在一块岩石上。

他把桅杆拔下来，把帆卷起，系住。然后他往岸上爬，肩上托着桅杆，这时候他才明白 自己 到底有多累。他稍候片刻回头一望，在一片街灯的反光中，隐约看见那鱼的大尾巴直 竖在小 船的船梢后边。它赤露的脊骨像一条白线，那带着突出的长嘴的黑糊糊的脑袋也进

入他的视线，而在这头尾之间却什么也没有。

他一步一步地往上爬，爬到顶了，又摔倒在地，桅杆还是牢牢地横在肩上。他想尽力爬起来。可是似乎不大可能，于是他就扛着桅杆坐在那儿，双眼望着大路。一只猫从路对面走过，一副忙忙碌碌的样子。老人注视着它，然后他又望着大路。

最后，他把桅杆放下，站了起来。他把桅杆扛在肩上，沿着大路走去。因为太累了，在走到窝棚前他不得不坐下歇了五次。

走进窝棚，他把桅杆靠在墙上。在漆里中，他找到一只水瓶，喝了一口气。然后一头倒在床上。他拉起毯子，裹住两肩，然后是背部和双腿。他脸朝下，紧贴在报纸上，手掌向上，两臂伸得笔直。

第二天清晨，当孩子探头张望时，他正熟睡着。风很大，看来那些漂网渔船不会出海了，所以孩子起得很晚，但仍跟每天早上一样，起床后先到老人的窝棚来。当孩子看见老人虚弱无力的喘气的样子，还有那双手，他忍不住就哭起来了。他走出来，想去拿点咖啡，一路上边走边哭，但没发出声音。

此刻许多渔夫围在那条小船旁边，绑在船旁的东西吸引了他们，有一个渔夫挽起了裤腿走进水里，拿了一根钓索去量那死鱼的残骸有多长。

孩子还留在岸上。他刚才下过岸了，他认识的一个渔夫正在替他看着这条小船。

“他发生什么事啦？”一个渔夫大声喊道。

“只是在睡觉，”孩子喊道，他不介意人家看见他在哭，“谁都别去打扰他。”

“从鼻子到尾巴算，它长有十八英尺，”那量鱼的渔夫大声叫道。

“我一点也不怀疑，”孩子说。

他走进露台饭店，要了一壶咖啡。

“要烫一点，多加些牛奶和糖。”

“还想要什么？”

“没有什么了。等会儿我再看他想吃些什么。”

“这鱼好大呀，”饭店老板说。“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鱼。你昨天捉到的那两条也挺好。”

“我的鱼，他妈的去死吧，”孩子说，嚎啕哭起来了。

“你想来点什么喝的吗？”老板问。

“不，”孩子说。“别让他们去打扰圣的亚戈。我很快就回来。”

“告诉他我有多么难过。”

“谢谢你，”孩子说。

孩子拿着那壶热咖啡走到老人的窝棚里，在他床边坐下，望着他等他醒来。有一回眼看他就要醒过来了，可是他又沉睡过去，于是孩子就走到大路那边去拾些木柴来煮咖啡。

终于老人醒过来了。

“还是躺着吧，”孩子说。“喝点咖啡。”他倒了些咖啡在一只玻璃杯里。

老人端起杯子喝了几口。

“我被它们打败了，麻诺林，”他说。“这是事实。”

“不，不是的。起码那条鱼没有。”

“嗯，也是。是后来才忍受了点挫折的。”

“佩德里科在那儿看守小船和打鱼的东西。你打算怎么处理那鱼头？”

“吩咐佩德里科把它切碎了，放进捕鱼机里。”

“长嘴呢？”

“你要的话你就拿走。”

“是的，我要，”孩子说。“现在我们得来讨论一下另外的事情。”

“他们找过我吗？”

“是啊还派出海岸警卫队和飞机。”

“海那么大，船太小，很难看见，”老人说。此刻他心里感到多么愉快，因为可以对一个人说话，不再只是自问自答，只有大海陪伴了。“我很想念你，”他说。“你们有什么收获吗？”

“第一天捕到一条鱼。第二天也是一条，第三天两条。”

“棒极了。”

“现在我又可以陪你一起钓鱼了。”

“别这么想，我是个倒霉蛋。而且再不会有好运降临了。”

“什么好运，”孩子说。“我会给你带来好运的。”

“那你家里人会怎么认为呢？”

“没关系的，我昨天逮住了两条。不过我们现在还是要一起钓鱼，因为我还要跟你学好东西。”

“首先我们得弄一支能扎死鱼的好长矛，作为必备武器放在船上。旧福特牌汽车上的钢板可以用来做矛头。把它磨得很锋利，为了防止断裂不要回火锻造，我们可以拿到瓜纳巴科亚去磨。我的刀子断了。”

“我去看看有没有刀子，把钢板也磨快一些。这大风要持续多少天？”

“三天吧，可能还不止。”

“什么都应先准备妥当，”孩子说。“首先你把你的手养好，老大爷。”

“我知道了。夜里，我吐了，那是一些奇怪的东西，吐完后觉得胸膛里有什么东西碎了。”

“这也需要治疗，”孩子说。“快躺下吧，老大爷，我去给你带点吃的，再拿件干净衬衫来。”

“我离开的日子里好多报纸都没看，给我也拿一份。”老人说道。

“我还要跟你学很多东西呢，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哦，对了，这回出去受了不少挫折吧？”

“太多了！”老人感叹道。

“您先歇着。”孩子说。“我去拿报纸和食物，顺便抓点药。”

“告诉佩德里科那鱼头送给他了，别忘了！”

“嗯，不会忘的。”

那孩子走了出去，脸上带着泪，走上那已被踩得面目全非的珊瑚石路上。

那天下午，一群人到露台饭店参观。一个女人在上面往海面眺望时，发现一根又粗又长的白色脊骨出现在一些空气酒听和死梭子鱼之间，而且还带着一条巨型尾巴，那时刮起了强劲的东风，浪也大了，这尾巴也因此晃晃悠悠的。

她非常好奇，于是指着那条大鱼的长脊骨问侍者是什么东西。那看起来象是等待潮水带走的垃圾。

“Tiburón，”侍者说，“Eshark。”他似乎很想好好解释一下。

“我从前从未见过这么美的鲨鱼尾巴，好漂亮的线条。”

“我也是，”与她同行的一个男人附和到。

老人在大路那边的棚子里睡下了。孩子仍守着他，他的脸朝下，梦中他见到了狮子。